宋史

二七



志卷第四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提調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奉

勑修

河渠四

汴河下 洛河 蔡河 廣濟河 金水河 白溝河 京畿溝渠 白河 三白渠 鄧許諸渠附

元豐元年五月西頭供奉官張從惠復言汴口歲開閉修堤防通漕纔二百餘日往時數有建議引洛水入汴患黃河嚙廣武山須鑿山嶺十數丈以通汴渠功大不可爲去年七月黃河暴漲水落而稍北距廣武山麓七里退灘高闊可鑿爲渠引洛入汴范子淵

知都水監丞畫十利以獻又言汜水出玉仙山索水出嵩渚山合洛水積其廣深得二千一百三十六尺視今汴流尚嬴九百七十四尺以河洛湍緩不同得其嬴餘可以相補猶慮不足則旁堤為塘滲取河水每百里置木牐一以限水勢兩旁溝湖陂濼皆可引以為助禁伊洛上源私引水者大約汴舟重載入水不過四尺今深五尺可濟漕運起鞏縣神尾山至士家堤築大堤四十七里以捍大河起沙谷至河陰縣十里店穿渠五十二里引洛水屬于汴渠疏奏上重其事遣使行視二年正月使還以為工費浩大不可

為上復遣入內供奉宋用臣還奏可為請自任村沙谷口至汴口開河五十里引伊洛水入汴河每二十里置束水一以芻楗為之以節湍急之勢取水深一丈以通漕運引古索河為源注房家黃家孟家三陂及三十六陂高仰處瀦水為塘以備洛水不足則決以入河又自汜水關北開河五百五十步屬于黃河上下置牐啓閉以通黃汴二河船筏即洛河舊口置水澾通黃河以泄伊洛暴漲古索河等暴漲即以魏樓滎澤孔固三斗門泄之計工九十萬七千有餘仍乞修護黃河南堤埽以防侵奪新河從之三月庚寅

以用臣都大提舉導洛通汴四月甲子興工遣禮官
祭告河道侵民塚墓給錢徙之無主者官為瘞藏六
月戊申清汴成凡用工四十五日自任村沙口至河
陰縣瓦亭子并汜水關北通黄河接運河長五十一
里兩岸為提總長一百三里引洛水入汴七月甲子
閉汴口徙官吏河清卒於新洛口戊辰遣禮官致祭
十一月辛未詔差七千人赴汴口開修河道三年二
月宋用臣言洛水入汴至淮河道漫闊多淺澁乞狹
河六十里為二十一萬六千步詔四月興役五月癸
亥罷草屯浮堰五年三月宋用臣言金水河透水槽

阻礙上下汴舟宜廢撤從之十月狹河畢工六年八
月范子淵又請於武濟山麓至河岸幷嫩灘上修堤
及壓埽堤又新河南岸築新堤計役兵六千人二百
日成開展直河長六十三里廣一百尺深一丈役兵
四萬七千有奇一月成從之十月都提舉司言汴水
增漲京西四斗門不能分減致開決堤岸今近京惟
孔固斗門可以泄水下入黃河若孫賈斗門雖可泄
入廣濟然下尾窄狹不能盡吞宜於萬勝鎮舊減水
河汴河北岸修立斗門開淘舊河創開生河一道下
合入刁馬河役夫一萬三千六百四十三人一月畢

工詔從其請仍作二年開修七年四月武濟河潰入月詔罷營閉縱其分流止護廣武三埽哲宗元祐元年閏二月辛亥右司諫蘇轍言近歲京城外創置水磨因此汴水淺澁阻隔官私舟船其東門外水磨下流汗漫無歸浸損民田一二百里幾敗漢高祖墳賴陛下仁聖惻怛親發德音令執政共議營救尋詔纔縣於黃河春夫外更調夫四萬開自盟河以疏洩水患計一月畢工然以水磨供給京城内外食茶等其水止得五日閉斷以此工役重大民間每夫日顧二百錢一月之費計二百四十萬貫而汴水渾濁易至

填淤明年又須開淘民間歲歲不免此費閘水磨歲入不過四十萬貫前戶部侍郎李定以此課利惑誤朝聽依舊存留且水磨興置未久自前未有此錢國計何闕而小人淺陋妄有靳惜傷民辱國不以為愧況今水患近在國門而恬不為怪甚非陛下勤卹民物之意而又減耗汴水行船不便乞廢罷官磨任民磨茶三月轍又乞令汴口以東州縣各具水匱所占頃畝每歲有無除放二稅仍具水匱可與不可廢罷如決不可廢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八月辛亥轍又言昨朝旨令都水監差官具括中牟管城等縣

水匱元浸壓者幾何見今積水所占幾何退出頃畝幾何凡退出之地皆還本主水占者以官地還之無田可還即給元直聖恩深厚棄利與民所存甚遠然臣聞水所占地至今無可對還而退出之田亦以迫近水匱為雨水浸淫未得耕鑿知鄭州岑象求近奏稱自宋用臣興置水匱以來元未曾取以灌注清汴水流自足不廢漕運乞盡廢水匱以便失業之民十月遂罷水匱四年冬御史中丞梁燾言嘗求世務之急得導洛通汴之實始聞其說則可喜及考其事則可懼竊以廣武山之北即大河故道河常往來其間

夏秋漲溢每抵山下舊来洛水至此流入於河後欲
導以趨汴渠乃乗河未漲就嫩灘之上峻起東西堤
闗大河於堤北攘其地以引洛水中間缺為斗門名
通舟楫其實盜河以助洛之淺涸也洛水本清而今
汴常黄流是洛不足以行汴而所以能行者附大河
之餘波也增廣武三埽之備竭京西所有不足以為
支費其失無慮數百萬計從来上下習為欺罔朝廷
惑於安流之説税屋之利恬不為慮而不知新沙疎
弱力不能制悍河水勢一薄則爛熳潰散將使怒流
循洛而下直冒京師是甘以數百萬日增之費養異

時萬一之患亦已誤矣夫歲傾重費以坐待其患何
若析其奔衝以終除其害哉爲今之計宜復爲汴口
仍引大河一支啟閉以時還祖宗百年以來潤國養
民之賜誠爲得策汴口復成則免廣武傾注以長爲
京師之安省數百萬之費以紓京西生靈之困牽大
河水勢以解河北決溢之災便東南漕運以蠲重載
留滯之弊時節啟閉以除嚴凌打凌之苦通江淮八
路商賈大舶以供京師之饒爲甚大之利者六此不
可忽也惟拆去兩岸舍屋盡廢僦錢爲害者一而甚
小所謂損小費以成大利也臣之所言特其大略爾

至於考究本末措置纖悉在朝廷擇通習之臣付之
無牽浮議責其成功又言臣聞開汴之時大河曠歲
不決蓋汴口析其三分之水河流常行七分也自導
洛而後頻年屢決雖洛口竊取其水率不過一分上
下是河流常九分也猶幸流勢臥北故潰溢北出自
去歲以來稍稍臥南此其可憂而洛口之作理須早
計竊以開洛之役其功甚小不比大河之上但闢百
餘步即可以通水三分既永為京師之福又減河北
屢決之害兼水勢既已牽動在於回河尤為順便非
獨孫村之功可成澶州故道亦有自然可復之理望

岀臣前章面詔大臣與本監及知水事者按地形水勢具圖以聞不報至五年十月癸巳乃詔導河水入汴紹聖元年帝親政復召宋用臣赴闕七月辛丑廣武埽危急壬寅帝語輔臣埽去洛河不遠須防漲溢下灌京師明日乃詔都水監丞馮忱之相度築欄水簽堤丁巳帝諭執政曰河埽久不修昨日報洛水又大溢注于河若廣武埽壞河洛為一則清汴不通矣京都漕運殊可憂宜亟命吳安持王宗望同力督作苟得不壞過此須圖久計丙寅吳安持言廣武第一埽危急決口與清汴絶近緣洛河之南去廣武山千餘

步地形稍高自鞏縣東七里店至今洛口不滿十里可以別開新河導洛水近南行流地里至少用功甚微詔安持等再按視之十一月李偉言清汴導溫洛貫京都下通淮泗為萬世利自元祐以來屢危急而今歲特甚臣相視武濟山以下二十里名神尾山乃廣武埽首所起約置刺堰三里餘就武濟河下尾廢堤枯河基址增修疏導回截河勢東北行留舊埽作遙堤可以紓清汴下注京城之患詔宋用臣陳祐甫覆按以聞十二月甲午戶部尚書蔡京言本部歲計皆藉東南漕運今年上供物至者十無二三而汴口

已閉臣責問提舉汴河堤岸司楊琰乃稱自元豐二年至元祐初八年之間未嘗塞也詔依元豐條例明年正月庚戌用臣亦言元豐間四月導洛通汴六月放水四時行流不絶遇冬有凍即督沿河官吏伐冰通流自元祐二年冬深輙閉塞致河流涸竭殊失開道清汴本意今欲卜日伐冰放水歸河永不閉塞及凍解止將京西五斗門減放以節水勢如惠民河行流自無壅遏之患從之三年正月戊申詔提舉河北西路常平李仲罷歸吏部仲在元祐中提舉汜水輦運建言西京鞏縣河陽汜水河陰縣界乃沿黄河地

分北有太行南有廣武二山自古河流兩山之間乃緣禹跡昨自宋用臣創置導洛清汴於黃河沙灘上節次創置廣雄武等堤埽到今十餘年間屢經危急况諸埽在京城之上若不別為之計患起不測思之寒心令如棄去諸埽開展河道講究興復元豐三年以前防河事不惟省歲費寬民力河流且無壅遏决溢之患望遣諳河事官相視施行又乞復置汴口依舊以黃河水為節約之限罷去清汴牐口四年閏二月楊琰乞依元豐例減放洛水入京西界大白龍坑及三十六陂充水匱以助汴河行運詔賈種民同琰

相度合占頃畝及所用功力以聞五月乙亥都提舉汴河堤岸賈種民言元豐改汴口爲洛口名汴河爲清汴者凡以取水於洛也復匱清水以備淺澁而助行流元祐間却於黄河撥口分引渾水令自澾上流入洛口比之清洛難以調節乞依元豐巳修狹河身丈尺深淺檢計物力以復清汴立限修濬通放洛水及依舊置洛斗門通放西河官私舟船從之帝嘗謂知樞密院事曾布曰先帝作清汴又爲天源河盖有深意元祐中幾廢近賈種民奏若盡復清汴不用濁流乃當世靈長之慶布對曰先帝以天源河爲國姓

福地與衆人所知何可廢也十二月詔京城內汴河兩岸各留堤面丈有五尺禁公私侵牟元符三年徽宗即位無大改作汴渠稍湮則浚之大觀中言者論胡師文昨為發運使創開泗州直河及築簽堤阻遏汴水尋復淤澱遂行廢拆然後併役數郡兵夫其間疾苦竄殁無慮數千費錢穀累百萬計狂妄生事誣奏罔功官員冒賞至四十五人師文由是自知州降充宮觀宣和元年五月都城無故大水浸城外官寺民居遂破汴堤汴渠將溢諸門皆城守起居郎李綱奏國家都汴百有六十餘載未嘗少有變故今事起

倉猝遐邇驚駭誠大異也臣嘗躬詣郊外竊見積水之來自都城以西漫爲巨浸東拒汴堤停蓄深廣湍悍浚激東南而流其勢未艾■或淹浸旬時因以風雨不可不慮夫變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願詔廷臣各具所見擇其可採者施行之詔都城外積水緣有司失職隄防不修非災異也罷綱送吏部而募人決水下流由城北注五丈河下通梁山濼乃已七月壬子都提舉司言近因野水衝蕩沿汴堤岸及河道淤淺若止役河清功力不勝望傒農隙顧夫闕修從之五年十二月庚寅詔沿汴州縣創添欄河鎖柵歲額

公私不以爲便其遵元豐舊制請康而後汴河上流爲盜所決者數處決口有至百步者塞久不合乾涸月餘綱運不通南京及京師皆乏糧責都水使者措置凡二十餘日而水復舊綱運沓來兩京糧始足又擇使臣八員爲沿汴廵檢每兩員各將兵五百人自洛口至西水門分地防察決溢云

洛水貫西京多暴漲漂壞橋梁建隆二年留守向拱重修天津橋成甃巨石爲脚高數丈銳其前以疏水勢石縱縫以鐵鼓絡之其制甚固四月具圖來上降詔褒美開寶九年郊祀西京詔發卒五千自洛城菜

市橋鑿渠抵漕口三十五里饋運便之其後導以通

汴

蔡河貫京師為都人所仰兼閔水洧水潩水以通舟

閔水自尉氏歷祥符開封合于蔡是為惠民河洧水

自許田注鄢陵東南歷扶溝合于蔡潩水出鄭之大

隗山注臨潁歷鄢陵扶溝合于蔡凡許鄭諸水合堅

白鴈丈八溝京索合西河褚河湖河雙河欒霸河皆

會焉猶以其淺涸故植木橫棧棧為水之節啓閉以

時太祖建隆二年四月命中使浚蔡河設斗門節水

自京距通許鎮二年詔發畿甸陳許丁夫數萬浚蔡

水南入潁川乾德三年二月令陳承昭率丁夫數千鑿渠自長社引潩水至京師合閔水潩水本出密縣大隗山歷許田會春夏霖雨則泛溢民田至是渠成無水患閔河益通漕焉太宗淳化二年以汜水泛溢浸許州民田詔自長葛縣開小河導潩水分流二十里合于惠民河真宗咸平五年七月京師霖雨潩溢壅惠民河溢泛道路壞廬舍知開封府寇準治丁岡古河泄導之大中祥符元年六月開封府言尉氏縣惠民河決遣使督視完塞二年四月陳州言州地洿下苦積潦歲有水患請自許州長葛縣浚減水河及

補棗村舊河以入蔡河從之九年知許州石普請於
大流堰穿渠置二斗門引沙河以漕京師遣使按視
四月詔遣中使至惠民河規畫置壩子以通舟運仁
宗天聖二年二月崇儀副使巡護惠民河田承說獻
議重修許州合流鎮大河堰斗門刱開減水河通漕
省迂路五百里詔遣使按視以聞五年八月都大巡
護惠民河王克基言先準宣惠民京索河水淺小緣
出源西京鄭許州界惠民河下合横溝白鴈溝京索
河下合西河湖河雙河欒霸河丈八溝各為民間截
水蒔稻灌園宜令州縣巡察七年王克基言按舊制

蔡河斗門棧板須依時啓閉調停水勢嘉祐三年正月開京城西葛家岡新河以有司言至和中大水入京城請自祥符縣界葛家岡開生河直城南好草陂北入惠民河分注曾溝以紓京城之患神宗熙寧四年七月程昉請開宋家等堤畎水以助漕運八月三班借職楊琰請增置上下壩牐蓄水以備淺涸詔琰掌其事六年九月戊辰將作監尚宗儒言議者請置蔡河木岸計功頗大詔修固土岸八年詔京西運米于河北於是侯叔獻請因丁字河故道鑿堤置牐引汴水入于蔡以通舟運河成舟不可行尋廢十月詔

都水監展惠民河欲便修城也九年七月提轄修京城所請引霧澤陂水至咸豐門合京索河由京索簽入副堤河下合惠民都水監謂不若於順天門外簽直河身及於染院後簽入護龍河至咸豐門南復入京索河實爲長利從之徽宗崇寧元年二月都水監言惠民河修簽河次下硬堰畢工詔立捕獲盜泄賞大觀元年十二月開溴河入蔡河從京畿都轉運使吴擇仁之請也政和元年十月己酉詔差水官同京畿監司視蔡河隄防及淤淺者來春併工治之

廣濟河導菏水自開封歷陳留曹濟鄆其廣五丈歲

漕上供米六十二萬石太祖建隆二年正月遣使往
定陶規度發曹單丁夫數萬浚之三月幸新水門觀
放水入河先是五丈河泥淤不利行舟遂詔左監門
衛將軍陳承昭於京城之西夾汴水造斗門引京索
蔡河水通城濠入斗門俾架流汴水之上東進於五
丈河以便東北漕運公私咸利三年正月遣右龍武
統軍陳承昭護修五丈河役車駕臨視賜承昭錢二
十萬乾德三年京師引五丈河造西水磑太宗太平
興國三年正月命發近縣丁夫浚廣濟河真宗景德
二年六月開封府言西京沿汴萬勝鎮先置斗門以

減河水令汴河分注濁水入廣濟河堙塞不利帝曰此斗門本李繼源所造屢詢利害以爲始因京索河遇雨即汎流入汴遂置斗門以便通洩若遽壅塞復慮決溢因令多用巨石高置斗門水雖甚大而餘波亦可減去三年内侍趙守倫建議自京東分廣濟河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以達江湖漕路役既成遣使覆視繪圖來上帝以地有隆阜而水勢極淺雖置堰埭又歷呂梁灘磧之險非可漕運罷之仁宗天聖六年七月尚書駕部員外郎閻貽慶言五丈河下接濟州之合蔡鎮通利梁山濼近者天河決蕩溺民田壞

道路合蔡而下漫散不通舟請治五丈河入夾黃河因詔貽慶與水官李守忠規度計功料以聞神宗熙寧七年趙濟言河淺廢運自此物賤傷農宜議興復以便公私詔張士澄楊琰修治八月都提舉汴河堤岸司言欲於通津門汴河岸東城裏三十步內開河下通廣濟以便行運從之八年又遣琰同陳祐甫因汴河置滲水塘又自孫賈斗門置虛堤八滲水入西賈陂由減水河注霧澤陂皆為河之上源九年詔依元額漕粟京東仍修壩牐為啟閉之節九年三月詔遣官修廣濟河壩牐元豐五年三月癸亥罷廣濟輦

運司移上供物自淮陽軍界入汴以清河輦運司為名命張士澄都大提舉七月御史王植言廣濟安流而上與清河泝流入汴遠近險易較然廢之非是詔監司詳議七年八月都大提舉汴河堤岸司言京東地富穀粟可漕獨患河澁若因修京城令役兵近汴穴土使之成渠就引河水注之廣濟則漕舟可通是一舉而兩利也從之哲宗元祐元年詔斥祥符霧澤陂募民承佃增置水匱又即宣澤門外仍舊引京索河源置槽架水流入咸豐門皆以為廣濟淺澁之備三月三省言廣濟河輦運近因言者廢罷改置清河輦

運迂遠不便詔知棣州王諤措置興復都水監亦言廣濟河以京索河為源轉漕京東歲計今欲依舊即令於宣澤門外置槽架水流入咸豐門裏由舊河道復廣濟河源以通漕運從之

金水河一名天源本京水導自滎陽黃堆山其源曰祝龍泉太祖建隆二年春命左領軍衛上將軍陳承昭率水工鑿渠引水過中牟名曰金水河凡百餘里抵都城西架其水橫絕於汴設斗門入浚溝通城濠東匯于五丈河公私利焉乾德三年又引貫皇城歷後苑内庭池沼水皆至焉開寶九年帝步自左掖按

趙維新寫

地勢命水工引金水由承天門鑿渠爲大輪激之南注晉王第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九月詔供備庫使謝德權決金水自天波門並皇城至乾元門歷天街東轉繚太廟入后廟皆甃以礲甓植以芳木車馬所經又累石爲間梁作方井官寺民舍皆得汲用復引東由城下水竇入于濠京師便之神宗元豐五年金水河透水槽阻礙上下汴舟遣宋用臣按視請自板橋別爲一河引水北入于汴後卒不行乃由副堤河入于蔡以源流深遠與永安青龍河相合故賜名曰天源先是舟至啓槽頗滯舟行既導洛通汴遂自城西

超字坊引洛水由咸豐門立堤凡三千三十步水遂入禁中而槽廢然舊惟供洒掃至徽宗政和間容佐請於七里河開月河一道分減此水灌溉内中花竹命宋昇措置導引四年十一月畢工重和元年六月復命藍從熈孟揆等增堤岸置橋槽壩牐濬澄水道水入内内庭池籞既多患水不給又於西南水磨引索河一派架以石渠絶汴南北築堤導入天源河以助之

白溝無山源每歲水潦甚則通流纔勝百斛船踰月不雨即竭至道二年三月内殿崇班閤光澤國子博

士邢用之上言請開白溝自京師抵彭城呂梁口凡六百里以通長淮之漕詔發諸州丁夫數萬治之以光澤護其役議者非之會宋州通判王矩上表極陳其不可且言用之田園在襄邑歲苦水潦私幸渠成遂罷其役咸平六年用之為度支員外郎又令自襄邑下流治白溝河導京師積水而民田無害神宗熙寧六年都水監丞侯叔獻請儲三十六陂及京索二水為源倣真楚州開平河置牐則四時可行舟因廢汴渠帝曰白溝功料易耳第汴渠歲運甚廣河北陝西資馬又京畿公私所用良材皆自汴口而至何可

遷廢王安石曰此役苟成亦無窮之利也嘗別爲漕河引黃河一支乃爲經久馮京曰若白溝成與汴蔡皆通漕爲利誠大恐汴終不可廢帝然之詔劉璯同叔獻覆視八月都水監言白溝自濉河至于淮八百里乞分三年興修其廢汴河俟白溝畢功別相視仍請發穀熟淤田司并京東汴河所隸河清兵赴役從之七年正月都水監言自盟河畎導汴南諸水近者失於疏浚爲害甚大於是輟夫修治而白溝之役廢初王安石欲罷白溝修汴南水利帝曰人多以白溝不可爲而卿獨見可爲安石曰果不可爲罷之誠宜

若可爲即俟時爲之何必計校人言也徽宗政和二
年十月都水監丞孟昌齡言開濬舍睥門外白溝河
閘堰放水仍舊通流
京畿溝洫汴都地廣平賴溝渠以行水潦眞宗景德
二年五月詔開京城濠以通舟檝毁官水磑三所三
年分遣入內內侍八人督京城內外坊里開濬溝渠
先是京都每歲春濬溝瀆而勢家豪族有不即施工
者帝聞之遣使分視自是不復有稽遲者以至雨潦
暴集無所壅遏都人賴之大中祥符三年遣供備庫
使謝德權治溝洫導太一宮積水抵陳留界入亳州

渦河五年三月帝宣示宰臣曰京師所開溝渠雖屢鈐轄仍令內侍分察吏擾仁宗天聖元年八月東西八作司與內殿承制閤門祇候劉永崇等言內外八廂創置八字水口通流兩水入渠甚利處所置處豪富及勢要阻抑乞下令巡察從之二年七月內殿崇班閤門祇候張君平等言準敕按視開封府界至南京宿亳諸州溝河形勢疏決利害凡八事一商度地形高下連屬開治水勢依尋古溝洫濬之州縣計力役均定置籍以主之二施工開治後按視不如元計狀及水壅不行有害民田者按官吏之罪令償其費

三約束官吏毋歛取夫衆財貨入已四縣令佐州守
倅有能勸課部民自用工開治不致水害者敘為勞
績替日與家便官功績尤多別議旌賞五民或於古
河渠中修築堰堨截水取魚漸至澱淤水潦暴集河
流不通則致深害乞嚴禁之六開治工畢按行新舊
廣深丈尺以校工力以所出土於溝河岸一步外築
為堤埒七凡溝洫上廣一丈則底廣八尺其深四尺
地形高處或至五六尺以此為率有廣狹不等處折
計之則畢工之日易於覆視八古溝洫在民田中久
已淤平今為賦籍而須開治者據所占地步為除其

賦詔令頒行神宗熙寧元年三月都水監言畿内溝河至多而諸縣各役人夫開淘十纔二三須二三年方可畢工請令府界提點司選官與縣官同定緊慢功料據合差夫數以五分夫役十分工依年分開淘提點司通行點校從之二年閏十一月詔以府界道路積水妨民輸納命都水監差官溝畎元豐五年詔開在京城濠闊五十步深一丈五尺地脉不及者至泉止徽宗大觀元年七月以京城霖雨水浸居民道路不通遣官分督疏導是月又詔自京至八角鎮積水妨行旅轉運司選官疏導修治橋梁毋使病涉

白河在唐州南流入漢太平興國三年正月西京轉運使程能獻議請自南陽下向口置堰廻水入石塘沙河合蔡河達于京師以通湘潭之漕詔發唐鄧汝潁許蔡陳鄭丁夫及諸州兵凡數萬人以弓箭庫使王文寶六宅使李繼隆内作坊副使李神祐劉承珪等護其役塹山堙谷歷博望羅渠少柘山凡百餘里月餘抵方城地勢髙水不能至能獻復多役人以致水然不可通漕運會山水暴漲石堰壞河不克就卒堙廢焉端拱元年供奉官閤門祗候閻文遜苗忠俱上言開荆南城東漕河至師子口入漢江可通荆峽

漕路至襄州又開古白河可通襄漢漕路至京詔八作使石全振往視之遂發丁夫治荆南漕河至漢江可勝二百斛重載行旅者頗便而古白河終不可開

三白渠在京兆涇陽縣淳化二年秋縣民杜思淵上書言涇河内舊有石翣以堰水入白渠溉雍耀田歲收三萬斛其後多歷年所石翣壞三白渠水少溉田不足民頗艱食乾德中節度判官施繼業率民用梢穰笆籬棧木截河為堰壅水入渠緣渠之民頗獲其利然凡遇暑雨山水暴至則堰輙壞至秋治堰所用復取於民民煩數役終不能固乞依古制調丁夫修

疊石㬆可得數十年不撓所謂暫勞永逸矣詔從之遣將作監丞周約已等董其役以用功尤大不能就而止至道元年正月度支判官梁鼎陳堯叟上鄭白渠利害按舊史鄭渠元引涇水自仲山西抵瓠口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溉田四萬頃畝收一鍾白渠亦引涇水起谷口入櫟陽注渭水長二百餘里溉田四千五百頃兩渠溉田凡四萬四千五百頃今所存者不及二千頃皆近代改修渠堰浸隳舊防繇是灌溉之利絶少於古矣鄭渠難為興工今請遣使先詣三白渠行視復修舊迹於是詔大理寺丞皇甫選光

祿寺丞何亮乘傳經度選等使還言周覽鄭渠之制用功最大並仲山而東鑿斷岡阜首尾三百餘里連亘山足岸壁頹壞陻廢已久度其制置之始涇河平淺直入渠口暨年代浸遠涇河陡深水勢漸下與渠口相懸水不能至峻崖之處渠岸摧毀荒廢歲久實難致力其三白渠溉涇陽櫟陽高陵雲陽三原富平六縣田三千八百五十餘頃此渠衣食之源也望令增築堤堰以固護之舊設節水斗門一百七十有六皆壞請悉繕完渠口舊有六石門謂之洪門今亦隤圮若復議興置則其功甚大且欲就近度其岸勢別開

渠口以通水道歲令渠官行視岸之缺薄水之淤填即時浚治嚴豪民盜水之禁涇河中舊有石堰修廣皆百步捍水雄壯謂之將軍翣廢壞已久杜思淵嘗請興修而功不克就其後止造木堰凡用梢樁萬一千三百餘數歲出於緣渠之民涉夏水潦木堰遽壞漂流散失至秋復率民以葺之數斂重困無有止息欲令自今溉田既畢命水工拆堰木寘於岸側可充二三歲修堰之用所役緣渠之民計田出丁凡調萬三千人疏渠造堰各獲其利固不憚其勞也選能吏司其事置署於涇陽縣側以時行視往復甚便又言

鄧許陳潁蔡宿亳七州之地有公私閑田凡三百五十一處合二十二萬餘頃民力不能盡耕皆漢魏以來召信臣杜詩杜預任峻司馬宣王鄧艾等立制墾闢之地内南陽界鑿山開道疏通河水散入唐鄧襄三州以溉田又諸處陂塘防埭大者長三十里至五十里闊五丈至八丈高一丈五尺至二丈其溝渠大者長五十里至百里闊三丈至五丈深一丈至一丈五尺可行小舟臣等周行歷覽若皆增築陂堰勞費頗甚欲隄防未壞可興水利者先耕二萬餘頃他處漸圖建置時著作佐郎孫冕總監三白渠詔冕依選

等奏行之後自仲山之南移治涇陽縣其七州之田令選於鄧州募民耕墾皆免賦入復令選等舉一人與鄧州通判同掌其事選與亮分路按察未幾而罷景德三年塩鐵副使林特度支副使馬景盛陳關中河渠之利請遣官行鄭白渠興修古制乃詔太常博士尚賓乘傳經度率丁夫治之賓言鄭渠久廢不可復今自介公廟廻白渠洪口直東南合舊渠以畎涇河灌富平櫟陽高陵等縣經久可以不竭工既畢而水利饒足民獲數倍

志卷第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九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奉修

河渠五（漳河 滹沱河 御河 塘濼緣邊諸水 河北諸水 岷江）

漳河源於西山由磁洺州南入冀州新河鎮與胡盧河合流其後變從入于大河神宗熙寧三年詔程昉同河北提點刑獄王廣廉相視四年開修役兵萬人袤一百六十里帝因與大臣論財用文彥博曰足財用在乎安百姓安百姓在乎省力役且河久不開不出於東則出於西利害一也今發夫開治徙東從西何利之有王安石曰使漳河不

由地中行則或東或西爲害一也治之使行地中則有利
而無害勞民先王所謹然以佚道使民雖勞不可不勉會
京東河北大風三月詔曰風變異常當安靜以應天災漳
河之役妨農來歲爲之未晚中書格詔不下尋有旨權令
罷役程昉憤恚遂請休退朝廷令以都水丞領淤田事於
河上五月御史劉摯言昉等開修漳河凡用九萬夫物料
本不預備官私應急勞費百倍逼人夫夜役踐蹂田苗發
掘墳墓殘壞桑柘不知其數愁怨之聲流播道路而昉等
妄奏民間樂於工役河北廂軍剗刷都盡而昉等仍乞於
洛州調急夫又欲令役兵不分番次其急切擾攘至於如

此乞重行貶竄以謝疲民中丞楊繪亦以爲言王安石爲昉辨説甚力後卒開之五年工畢昉與大理寺丞李宜之知洺州黄秉推恩有差七年六月知冀州王慶民言州有小漳河向爲黄河北流所壅今河已東乞開濬詔外都水監相度而巳

滹沱河源於西山由真定深州乾寧與御河合流神宗熙寧元年河水漲溢詔都水監河北轉運司䟽治六年深州祈州永寧軍修新河八年正月發夫五千人并胡盧河增治之元豐四年正月北外都水丞陳祐甫言滹沱自熙寧八年以後汎濫深州諸邑爲患甚大諸司累相度不决謂

其下流舊入邊吴宜于淀最為便順而屯田司懼堙淤塘濼煩文往復無所適從昨差官計之若障入胡盧河約用工千六百萬若治程昉新河約用工六百萬若依舊入邊吴等淀約用工二十九萬其工費固已相遠乞嚴立期會定歸一策詔河北屯田轉運司同北外都水丞司相視五年八月癸酉前河北轉運副使周革言熙寧中程昉於真定府中渡創繫浮梁增費數倍既非形勢控扼請歲八九月易以版橋至四五月防河即拆去權用船渡從之

御河源出衛州共城縣百門泉自通利乾寧入界河達于海神宗熙寧二年九月劉彝程昉言二股河北流今已閉

塞然御河水由冀州下流尚當疏導以絶河患先是議者欲於恩州武城縣開御河約二十里入黄河北流故道下五股河故命昪昉相度而通判冀州王庠謂第開見行流處下接胡盧河尤便近昪等又奏如庠言雖於河流爲順然其間漫淺沮洳費工猶多不若開烏欄堤東北至大小流港横截黄河入五股河復故道尤便遂命河北提舉糴便糧草皮公弼提舉常平王廣廉按視二人議協詔調鎮趙邢洺磁相州兵夫六萬濬之以寒食後入役二年正月韓琦言河朔累經災傷雖得去年夏秋一稔瘡痍未復而六州之人奔走河役遠者十一二程近者不下七八程比

常歲勞費過倍兼鎮趙兩州舊以次邊未嘗差夫一旦調發人心不安又於寒食後入役比滿一月正妨農務詔河北都轉運使劉庠相度如可就寒食前入役即亟興工仍相度最遠州縣量減差夫而輟修塘堤兵千人代其役二月琦又奏御河漕運通流不宜減大河夫役於是止令樞密院調兵三千并都水監卒二千三月又益發壯城兵三千仍詔提舉官程昉等促迫功限六月河成詔昉赴闕遷宮苑副使四年命昉爲都大提舉黄御等河八年昉與劉璯言衛州沙河湮没宜自王供埽開濬引大河水注之御河以通江淮漕運仍置斗門以時啟閉其利有五王供危

急免河勢變移而別開口地一也漕舟出汴橫絶沙河免大河風濤之患二也沙河引水入于御河大河漲溢沙河自有限節三也御河漲溢有斗門啓閉無衝注淤塞之弊四也德博舟運免數百里大河之險五也一舉而五利附焉請發卒萬人一月可成從之九年秋昉奏畢功中書欲論賞帝令河北監司案視保明大名安撫使文彥博覆實十月彥博言去秋開舊沙河取黃河行運欲通江淮舟檝徹於河北極邊自今春開口放水後來漲落不定所行舟栰皆輕載有害無利枉費功料極多今御河上源止是百門泉水其勢壯猛至衛州以下可勝三四百斛之舟四時

行運未嘗阻滯隄防不至高厚亦無水患今乃取黃河水以益之大即不能吞納必致決溢小則緩漫淺澀必致淤澱凡上下千餘里必難歲歲開濬況此河穿北京城中利害易覩今始初冬已見阻滯恐年歲間反壞久來行運儻謂通江淮之漕即尤不然自江浙淮汴入黃河順流而下又合於御河大約歲不過一百萬斛若自汴順流徑入黃河達于北京自北京和雇車乘陸行入倉約用錢五六千緡却於御河裝載赴邊城其省工役物料及河清衣糧之費不可勝計又去冬外監丞欲於北京黃河新堤開置水口以通行運其策尤踈此乃熙寧四年秋黃河下注御河

之處當時朝廷選差近臣督役修塞所費不貲大名恩冀之人至今瘡痍未平今奈何反欲開口導水耶都水監雖令所屬相視而官吏恐忤建謀之官止作遷延回報謂俟修固御河堤防方議開置河口況御河堤道僅如蔡河之類若欲吞納河水須如汴岸增修猶恐不能制蓄乞別委清彊官相視利害并議可否又言今之水官尤為不職容易建言僥倖恩賞朝廷便為主張中外莫敢異議事若不效都無譴罰臣謂更當選擇其人不宜令狂妄輩横費生民膏血已而都水監言運河乞置雙牐倣例放舟船實便與孝博所言不同十二月命知制誥熊本與都水監河北轉

運司官相視本奏河北州軍賞給茶貨以至應接沿邊榷場要用之物並自黄河運至黎陽出卸轉入御河費用止於客軍數百人添支而已向者朝廷曾賜米河北亦於黎陽或馬陵道口下卸倒裝轉致費亦不多昨因程昉等擘畫於衛州西南循沙河故迹決口置牐鑿堤引河以通江淮舟檝而實邊郡倉廩自興役至畢凡用錢米功料二百萬有奇今後每歲用物料一百一十六萬廂軍一千七百餘人約費錢五萬七千餘緡開河行水纔百餘日所過船栰六百二十五而衛州界御河淤淺已及三萬八千餘步沙河左右民田渰浸者幾千頃所免租税二千貫石有餘

有費無利誠如議者所論然尚有大者衛州居御河上游而西南當王供向著之會所以捍黄河之患者一堤而已今穴堤引河而置牐之地纔及隄身之半詢之土人云自慶曆八年後大水七至方其盛時游波有平堤者今河流安順三年矣設復㷔水暴漲則河身乃在牐口之上以湍悍之勢而無隄防之阻泛濫衝溢下合御河臣恐墊溺之禍不特在乎衛州而瀕御河郡縣皆罹其患矣夫此河之興一歲所濟船栰其數止此而萌每歲不測之患積無窮不貲之費豈陛下所以埀世裕民之意哉臣博采衆論究極利病咸以謂葺故堤堰新口存新牐而勿治庶可以銷

淤澱決溢之患而省無窮之費萬一他日欲由此河轉粟塞下則暫開亟止或可紓飛輓之勞未幾河果決衛州元豐五年提舉河北黃河堤防司言御河狹隘堤防不固不足容大河分水乞令綱運轉入大河而閉截徐曲既從之矣明年戶部侍郎蹇周輔復請開撥以通漕運及令商旅舟船至邊是時每有一議朝廷輒下水官相度或作或輟迄莫能定大抵自小吳埽決大河北流御河數爲漲水所冒亦或湮沒哲宗紹聖三年四月河北都轉運使吳安持始奏大河東流御河復出詔委前都水丞李仲提舉開導徽宗崇寧元年冬詔侯臨同北外都水丞司開臨清縣坝

子口增修御河西堤高三尺并計度西堤開置斗門決北京恩冀滄州永靜軍積水入御河枯源明年秋黃河漲入御河行流浸大名府館陶縣敗廬舍復用夫七千役二十一萬餘工修西堤三月始畢漲水復壞之政和五年閏正月詔於恩州北增修御河東堤爲治水隄防令京西路差借來年分溝河夫千人赴役於是都水使者孟揆移撥十八埽官兵分地步修築又取棗彊上埽水口以下舊堤所管榆柳爲椿木

塘濼緣邊諸水所聚因以限遼河北屯田司緣邊安撫司皆掌之而以河北轉運使兼都大制置凡水之淺深屯田

司季申工部其水東起滄州界拒海岸黒龍港西至乾寧軍沿永濟河合破船淀灰淀方淀爲一水衡廣一百二十里縱九十里至一百三十里其深五尺東起乾寧軍西信安軍永濟渠爲一水西合鵝巢淀陳人淀燕丹淀大光淀孟宗淀爲一水衡廣一百二十里縱三十里或五十里其深丈餘或六尺東起信安軍永濟渠西至霸州莫金口合水汶淀得勝淀下光淀小蘭淀李子淀大蘭淀爲一水衡廣七十里或十五里或六里其深六尺或七尺東北起霸州莫金口西南保定軍父母砦合糧料淀迴淀爲一水衡廣二十七里縱八里其深六尺霸州至保定軍並塘岸水

最淺故咸平景德中契丹南牧以霸州信安軍爲歸路東南起保安軍西北雄州合百世淀黑羊淀小蓮花淀爲一水衡廣六十里縱二十五里或十里其深八尺或九尺東起雄州西至順安軍合大蓮花淀洛陽淀牛橫淀康池淀疇淀白羊淀爲一水衡廣七十里縱三十里或四十五里其深一丈或六尺或七尺東起順安軍西邊吳淀至保州合齊女淀勞淀爲一水衡廣三十餘里縱百五十里其深一丈三尺或一丈起安肅廣信軍之南保州西北畜沉苑河爲塘衡廣二十里縱十里其深五尺淺或三尺曰沈苑泊自保州西合鷄距泉尚泉爲稻田方田衡廣十里其深

五尺至三尺曰西塘泊自何承矩以黄懋爲判官始開置
屯田築堤儲水爲阻固其後益增廣之凡並邊諸河若滹
沱胡盧永濟等河皆匯于塘天聖以後相循而不廢仍領
于沿邊屯田司而當職之吏各從其所見或曰有兵將在
契丹來云無所事塘自邊吳淀西望長城口尚百餘里皆
山阜高仰水不能至契丹騎馳突得此路足矣塘雖距海
亦無所用夫以無用之塘而廢可耕之田則邊穀貴自困
之道也不如勿廣以息民爲根本或者則曰河朔幅員二
千里地平夷無險阻契丹從西方入放兵大掠由東方而
歸我嬰城之不暇其何以禦之自邊吳淀至泥姑海口綿

亘七州軍屈曲九百里深不可以舟行淺不可以徒涉雖有勁兵不能度也東有所阻則甲兵之備可以專力于其西矣孰謂無益論者自是分爲兩歧而朝廷以契丹出没無常阻固終不可以廢也仁宗明道二年劉平自雄州徙知成德軍奏曰臣嚮爲沿邊安撫使與安撫都監劉志嘗陳備邊之略臣今徙眞定路由順安安肅保定州界自邊吳淀望趙曠川長城口乃契丹出入要害之地東西不及一百五十里臣竊恨聖朝七十餘年守邊之臣何可勝數皆不能爲朝廷預設深溝高壘以爲扼塞臣聞太宗朝嘗有建請置方田者今契丹國多事兵荒相繼我乘此以引

水植稻爲名開方田隨田塍四面穿溝渠縱廣一丈深二丈鱗次交錯兩溝間屈曲爲徑路才令通步兵引曹河鮑河徐河雞距泉分注溝中地高則用水車汲引灌溉甚便願以劉志知廣信軍與楊懷敏共主其事數年之後必有成績帝遂密敕平與懷敏漸建方田侍禁劉宗言又奏請種木于西山之麓以法榆塞云可以限契丹也後劉平去眞定懷敏猶領屯田司塘日益廣至吞没民田蕩溺丘墓百姓始告病乃有盜決以免水患者懷敏奏立法依盜決堤防律景祐二年懷敏知雄州又請立木爲水則以限盈縮寶元元年十一月己未河北屯田司言欲於石塚口導

永濟河水以注緣邊塘泊請免所經民田税從之時歲旱塘水涸懐敏慮契丹使至測知其廣深乃壅界河水注之塘復如故慶曆二年三月己巳契丹遣使致書求關南十縣且曰營築長堤塡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既潛稔於猜嫌慮難敦於信睦四月庚辰復書曰營築堤埭開決陂塘昨緣霖潦之餘大爲衍溢之患既非疏導當稍繕防豈蘊猜嫌以虧信睦遼使劉六符嘗謂賈昌朝曰南朝塘濼何爲者哉一葦可杭投箠可平不然決其堤十萬土囊遂可踰矣時議者亦請涸其地以養兵帝問王拱辰對曰兵事尚詭彼誠有謀不應以語敵此六符誇言爾設險守

國先王不廢且祖宗所以限遼騎也帝深然之七月契丹復議和好約兩界河淀已前開畎者並依舊外自今已後各不添展其見堤堰水口逐時決洩壅塞量差兵夫取便修疊疏導非時霖潦別至大段漲溢並不在關報之限是歲劉宗言知順安軍上言屯田司濬塘水漂招賢鄉六千户五年七月初與契丹約罷廣兩界塘淀約既定朝廷重生事自是每邊臣言利害雖聽許必戒之以毋張皇使契丹有詞而葛懷敏獨治塘益急是月懷敏密奏曰前轉運使沈邈開七級口泄塘水臣已亟塞之知順安軍劉宗言閉五門幞頭港下赤大渦柳林口漳河水不使入塘臣已

復通之令汪白羊淀矣邈宗言朋黨沮事如此不誅無以懲後詔從懷敏奏自今有妄乞改水口者重責之嘉祐中御史中丞韓絳言宣祖已上本籍保州懷敏廣塘水侵
皇朝遠祖墳近聞詔旨以錢二百千賜本宗使易葬此虧薄國體尤甚物論駭嘆願請州縣屏水患而已知雄州趙滋言屯田司當徐河間築堤斷水塘堤具存可覆視也宜開水竇六十尺修石限以節之咸可其奏八年河北提點刑獄張問言視八州軍塘出土為堤以畜西山之水涉夏河溢而民田無患亦施行焉神宗熙寧元年正月復汾州西河灤灤舊在城東圍四十里歲旱以漑民田兩以豬水

又有蒲魚芡茭之利可給貧民前轉運使王沿廢爲田人不以爲便至是知雜御史劉述請復之是歲又遣程昉諭邊臣營治諸濼以備守禦五年東頭供奉官趙忠政言界河以南至滄州凡二百里夏秋可徒涉遇冬則冰合無異平地請自滄州東接海西抵西山植榆柳桑棗數年之閒可限契丹然後施力耕種益出租賦以助邊儲詔程昉察視利害以聞六年五月帝與王安石論王公設險守國安石曰周官亦有掌固之官但多侵民田恃以爲國亦非計也太祖時未有塘泊然契丹莫敢侵軼他日樞密院官言程昉放滹沱水大懼塡淤塘濼失險固之利安石謂滹沱

舊入邊吳淀新入洪城淀均塘濼也何昔不言而今言乎
蓋安石方主昉等故其論如此六年十二月癸酉命河北
同提點制置屯田使閻士良專興修樸樁口增灌東塘淀
濼先是滄州北三堂等塘濼爲黃河所注其後河改而濼
塞程昉嘗請開琵琶灣引河水而功不成至是士良請堰
水絶御河引西塘水灌之故有是命七年六月丁丑河北
沿邊安撫司上制置沿邊浚陂塘築堤道條式圖請付邊
郡屯田司又言於沿邊軍城植柳蒔麻以備邊用並從之
九年六月髙陽關言信安乾寧塘濼昨因不收獨流決口
至今乾涸於是命河北東西路分遣監司視廣狹淺深具

圖本上十年正月甲子詔比修築河北破缺塘堤收匱水勢其信安軍等處因塘水減涸退出田土已召人耕佃者復取之元豐三年詔諭邊臣曰比者契丹出没不常不可全恃信約以爲萬世之安況河朔地勢坦平略無險阻殆非前世之比惟是塘水實爲礙塞卿等當體朕意協力增修自非地勢高仰人力所不可施者皆在滋廣用謹邊防蓋功利近在目前而不爲良可惜也六年十二月定州路安撫使韓縝言定州界西自山麓東接塘淀綿地百餘里可豬水設險詔以引水灌田陂爲名哲宗元祐中大臣欲回河東流者皆以北流壞塘濼爲言事見前篇徽宗大觀

二年十二月詔曰瀦水爲塘以備戎濫留屯營田以實塞下國家設官置吏專總其事州縣習玩歲久隳壞其令屯田司循祖宗以來塘堤故迹修治之毋得增益生事

河北塘濼東距海西抵廣信安肅深不可涉淺不可舟故指爲險固之地其後淤澱乾涸不復開濬官司利於稻田往往洩去積水自是堤防壞矣

河北諸水有通轉餉者有爲方田限遼人者太宗太平興國六年正月遣八作使郝守濬分行河道抵于遼境者皆疏導之又於清苑界開徐河雞距河五十里入白河自是關南之漕悉通濟焉端拱二年以左諫議大夫陳恕爲河

北東路招置營田使魏羽爲副使右諫議大夫樊知古爲河北西路招置營田使索湘爲副使欲大興營田也先是自雄州東際于海多積水契丹患之未甞敢由此路入每歲數擾順安軍議者以爲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濬溝洫益樹五稼所以實邊廪而限契丹雍熙後數用兵歧溝君子館敗衂之後河朔之民農桑失業多閑田且戍兵增倍故遣怒等經營之怒密奏戍卒皆惰游仰食縣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執耒耜恐變生不測乃詔止令葺營保壍營田之議遂寢淳化二年從河北轉運使請自深州新砦鎮開新河導胡盧河分爲一派凡二百里抵常山

以通漕運胡盧河源於西山始自冀州新河鎮入深州武彊縣與滹沱河合流其後變徙入大河至神宗熈寜中内侍程昉請開決引水入新河故道詔本路遣官按視永静軍判官林伸東光縣令張言舉言新河地形高仰恐害民田昉言地勢最順宜無不便乃復遣劉璯李直躬考實而璯等卒如昉言伸等坐貶官四年春詔六宅使何承矩等督戍兵萬八千人自霸州界引滹沱水灌稻爲屯田用實軍廪且爲備禦焉初臨津令黄懋上封事盛稱水田之利乃以承矩洎内供奉官閤承翰殿直張從古同制置河北緣邊屯田事仍以懋爲大理寺丞充屯田判官其所經畫

悉如懋奏眞宗咸平四年知静戎軍王能請自姜女廟東決鮑河水北入閻臺淀又自静戎之東引北注三臺小李村其水溢入長城口而南又壅使北流而東入于雄州五年順安軍兵馬都監馬濟復請自静戎軍東擁鮑河開渠入順安軍又自順安軍之西引入威虜軍置水陸營田於渠側濟等言役成可以達糧漕隔遼騎帝許之獨臨臺淀稍髙恐決引非便不從其議因詔莫州部署石普幷護其役踰年功畢帝曰普引軍壁馬村以西開鑿深廣足以張大軍勢若邊城壕溝悉如此則遼人倉卒難粪馳突而易追襲矣其年河北轉運使耿望開鎮州常山鎮南河水入洨

河至趙州有詔褒之三月西京左藏庫使舒知白請於泥
姑海口章口復置海作務造舟令民入海捕魚因偵平州
機事異日王師征討亦可由此進兵以分敵勢先是置船
務以近海之民與遼人往還遼人嘗泛舟直入千乘縣亦
疑有鄉導之者故廢務至是令轉運使條上利害既而以
為非便罷之景德元年北面都鈐轄閻承翰自嘉山東引
唐河三十二里至定州釃而為渠直蒲陰縣東六十二里
會沙河經邊吳泊遂入于界河以達方舟之漕又引保州
趙彬堰徐河水入鷄距泉以息挽舟之役自是朔方之民
灌溉饒益大蒙其利矣八月詔滄州乾寧軍謹視斗門水

口壅潮水入御河東塘堰以廣溉蔭四年五月知雄州李允則決渠為水田帝以渠接界河罷之因下詔曰頃修國好聽其盟約不欲生事姑務息民自今邊城止可修葺城壕其餘河道不得輒有濬治大中祥符七年四月涇原都鈐轄曹瑋言渭北有古池連帶山麓今濬為渠令民導以溉田六月知永興軍陳堯咨導龍首渠入城民賴便之並詔嘉獎天禧末諸州屯田總四千二百餘頃而河北屯田歲收二萬九千四百餘石保州最多逾其半焉江淮兩浙承偽制皆有屯田克復後多賦與民輸租第存其名在河北者雖有其實而歲入無幾利在畜水以限遼騎而已仁

宗天聖四年閏五月陝西轉運使王博文等言準敕相度開治解州安邑縣至白家場永豐渠行舟運鹽經久不至勞民按此渠自後魏正始二年都水校尉元清引平坑水西入黃河以運鹽故號永豐渠周齊之間渠遂廢絶隋大業中都水監姚暹決堰濬渠自陝郊西入解縣民賴其利及唐末至五代亂離迄今湮没水甚淺涸舟檝不行詔三司相度以聞神宗即位志在富國故以劭農為先熙寧元年六月詔諸路監司比歲所在陂塘堙没瀕江圩埠浸壞沃壤不得耕宜訪其可興者勸民興之具所增田畝税賦以聞二年十月權三司使吳充言前宜城令朱紘治平間

修復木渠不費公家束薪斗粟而民樂趨之渠成溉田六
千餘頃數邑蒙其利詔遷紘大理寺丞知比陽縣或云紘
之木渠繞山度溪以行水數勸民而終無功十一月制置
三司條例司具農田利害條約詔頒諸路凡有能知土地
所宜種植之法及修復陂湖河港或元無陂塘圩埠堤堰
溝洫而可以創修或水利可及衆而為人所擅有或田去
河港不遠為地界所隔可以均濟流通者縣有廢田曠土
可糾合興修大川溝瀆淺塞荒穢合行濬導及陂塘堰埭
可以取水灌溉若廢壞可興治者各述所見編為圖籍上
之有司其土田迫大川數經水害或地勢汙下雨潦所鍾

要在修築圩埠堤防之類以障水澇或疏導溝洫畎澮以泄積水縣不能辦州為遣官事關數州具奏取旨民修水利許貸常平錢穀給用初條例司奏遣劉彝等八人行天下相視農田水利又下諸路轉運司各條上利害又詔諸路各置相度農田水利官至是以條約頒焉秘書丞侯叔獻言汴岸沃壤千里而夾河公私廢田略計二萬餘頃多用牧馬計馬而牧不過用地之半則是萬有餘頃常為不耕之地觀其地勢利於行水欲於汴河兩岸置斗門泄其餘水分為支渠及引京索河并三十六陂以灌溉田詔叔獻提舉開封府界常平使行之而以著作佐郎楊汲同提

舉叔獻又引汴水淤田而祥符中牟之民大被水患都水監或以為非三年三月帝謂王安石韓絳曰都水沮壞淤田者以侵其職事爾安石曰必欲任屬當以楊汲為都水監今每事禀於沈立張鞏何能辦集七月帝聞淤田多浸民田稼屋宇令內侍馮宗道往視宗道以說者為妄八月叔獻汲並權都水監丞提舉沿汴淤田九月戊申遣殿中丞陳世修乘驛經度陳潁州八丈溝故迹初世修言陳州項城縣界蔡河東岸有八丈溝或斷或續迤邐東去由潁及壽綿亘三百五十餘里乞因其故道量加濬治興復大江次河射虎流龍百尺等陂塘導水行溝中碁布灌溉俾

數百里復爲稻田則其利百倍繪圖來上帝意向之王安石曰世修言引水事即可試八丈溝新河則不然昔鄧艾不賴蔡河漕運故能并水東下大興水田厥後既分水以注蔡河又有新修陣以限之與昔不同惟無所用水即水可并而溝可復矣故先命世修相度四年三月帝語侍臣中人視淤者言淤田甚佳有未淤不可耕之地一望數百里獨樞密院以淤田無益謂其薄如餅安石曰就令薄固可再淤厚而後止是月帝以慶州軍亂召執政對資政殿馮京曰府界既淤田又行免役作保甲人極勞弊帝曰淤田於百姓何苦聞土細如麪王安石曰慶卒之變陛下盱

食大臣宜於此時共圖消弭乃合為浮議歸咎淤田保甲了不相關此非待至明而後察也十月前知襄州光禄卿史炤言開修古淳河一百六里灌田六千六百餘頃修治陂堰民已獲利慮州縣遽欲增稅詔三司應興修水利墾開荒梗毋增稅五年二月侯叔獻等言民願買官淤田者七十餘戶已分赤淤花淤等及定其直各有差仍於次年起稅若願增錢者不以投狀先後給之五月御史張商英言嘗聞獻議者請開鄧州穰縣永國渠引湍河水灌溉民田失邵信臣故道鑿焦家莊地勢偏仰水不通流詔京西路覆實遣程昉領其事昉劉河去跡土築為巨堰水行再

歲會霖雨谿谷合流大漲堰下土疏惡莫能禦由此廢不
復治閏七月程昉奏引漳洛河淤地凡二千四百餘頃帝
曰灌溉之利農事大本但陝西河東民素不習此苟享其
利後必樂趨三白渠為利尤大有舊跡可極力修治凡疏
積水須自下流開導則畎澮易治書所謂濬畎澮距川是
也時人人爭言水利提舉京西常平陳世修乞於唐州引
淮水入東西邵渠灌注九子等十五陂溉田二百里提舉
陝西常平沈披乞復京兆府武功縣古迹六門堰於石渠
南二百步傍為土洞以木為門回改河流溉田三百四十
里大抵迂闊少效披坐前為兩浙提舉開常州五瀉堰不

當法寺論之至是降一官十一月陝西提舉常平楊蟠議修鄭白渠詔都水丞周良孺相視乃自石門堰涇水開新渠至三限口以合白渠王安石請捐常平息錢助民興作帝曰縱用内帑錢亦何惜也六年三月程昉言得共城縣舊河槽若疏導入三渡河可灌西垙稻田從之五月詔諸創置水碓碾磑妨灌溉民田者以違制論命賛善大夫蔡朦修永興軍白渠八月程昉欲引水淤漳旁地王安石以為長利須及冬乃可經畫九月丙辰賜侯叔獻楊汲府界淤田各十頃十月命叔獻理提點刑獄資序周良孺與升一任皆賞淤田之勞也陽武縣民邢晏等三百六十四户

言田沙鹹瘠薄乞淤溉候淤深一尺計畝輸錢以助興修
詔與淤溉勿輸錢十二月河北提舉常平韓宗師論程昉
十六罪盛陶亦言昉帝以問安石安石請令昉宗師及京
東轉運司各差官同考實以聞還奏得良田萬頃又淤四
千餘頃於是進呈宗師疏至言昉奏百姓乞淤田實未嘗
乞帝曰此小失何罪但不知淤田如何爾安石曰今檢到
好田萬頃又淤田四千餘頃陛下以為不知臣實未諭帝
曰昉修漳河漳河歲決修滹沱又無下尾安石力為辨說
已而宗師與昉皆放罪他日帝論唐太宗能受諫安石因
言陛下判功罪不及太宗如程昉開閉四河除漳河黃河

外尚有溉淤及退出田四萬餘頃自秦以來水利之功未有及此止轉一官又令與韓宗師同放罪臣恐後世有以議聖德安石佑昉大率類此是時原武等縣民因淤田壞廬舍墳墓妨秋稼相率詣闕訴使者聞之急責縣令追呼將杖之民謬云詣闕謝耳使者因為民謝表遣二吏詣鼓院投之安石大喜久之帝始知雍丘等縣淤田清水頗害民田詔提舉常平官視民耕地蠲稅一料樞密院奏淤田役兵多死每一指揮僅存軍員數人下提點司密究其事提點司言死事者數不及三釐七年正月程昉言滄州增修西流河堤引黃河水淤田種稻增灌塘泊并深州開

引滹沱水淤田及開回胡盧河并回滹沱河下尾六月金州西城縣民葛德出私財修長樂堰引水灌溉鄉户土田授本州司士參軍八月甲戌詔司農寺具所興修農田水利次第九月又詔籍所興水利自今遣使體訪其不實不當者案驗以聞從侍御史張琥請也十一月壬寅知諫院鄧潤甫言淤田司引河水於酸棗陽武縣田已役夫四五十萬後以地下難淤而止相度官吏初不審議妄興夫役乞加絀罰詔開封劾元檢計按覆官丁未同知諫院范百禄言向者都水監丞王孝先獻議於同州朝邑縣界畎黃河淤安昌等處鹻地及故河水而鹹地高原不能及乃灌

注朝邑縣長豐鄉永豐等十社千九百戶秋苗田三百六十餘頃詔蠲被水戶夏稅是歲知耀州閻充國募流民治漆水堤八年正月程昉言開滹沱胡盧河直河淤田等部役官吏勞績別爲三等乞推恩從之三月庚戌發京東常平米募饑民脩水利四月管轄京東淤田李孝寬言礬山漲水甚濁乞開四斗門引以淤田權罷漕運再旬從之深州静安令任迪乞俟來年刈麥畢全放滹沱胡盧兩河又引永静軍雙陵口河水淤溉南北岸田二萬七千餘頃河北安撫副使沈披請治保州東南沿邊陸地爲水田皆從之閏四月丁未提點秦鳳等路刑獄鄭民憲請於熙州南

關以南開渠堰堰引洮水並東山直北通下至北關并自
通遠軍熟羊砦導渭河至軍溉田詔民憲經度如可作陂
即募京西江南陂匠以往五月乙酉右班殿直幹當修內
司楊琰言開封陳留咸平三縣種稻乞於陳留界舊汴河
下口因新舊二堤之間修築水塘用碎甓築虛堤五步以
來取汴河清水入塘灌溉從之七月江寧府上元縣主簿
韓宗厚引水溉田二千七百餘頃遷光祿寺丞太原府草
澤史守一修晉祠水利溉田六百餘頃八月知河中府陸
經奏管下淤官私田約二年餘頃下司農覆實九月癸未
提舉出賣解鹽張景溫言陳留等八縣鹻地可引黃汴河

水淤溉詔次年差夫十二月癸丑侯叔獻言劉瑾相度淮南合興修水利僅十萬餘頃皆並運河乞候開河畢工以水利司錢募民修築圩埠九年八月程師孟言河東多土山高下旁有川谷每春夏大雨衆水合流濁如黄河礬山水俗謂之天河水可以淤田絳州正平縣南董村旁有馬壁谷水嘗誘民置地開渠淤瘠田五百餘頃其餘州縣有天河水及泉源處亦開渠築堰凡九州二十六縣新舊之田皆爲沃壤嘉祐五年畢功績成水利圖經二卷迨今十七年矣聞南董村田畝舊直三兩千收穀五七斗自灌淤後其直三倍所收至三兩石今臣權領都水淤田窃見累

歲淤京東西鹹鹵之地盡成膏腴爲利極大尚慮河東猶有荒瘠之田可引大河淤漑者於是遣都水監丞耿琬淤河東路田十年六月師孟琬引河水淤京東西沿汴田九千餘頃七月前權提點開封府界劉淑奏淤田八千七百餘頃三人皆減磨勘年以賞之九月入内内侍省都知張茂則言河北東西路夏秋霖雨諸河決溢占壓民田詔委官開畎元豐元年二月都大提舉淤田司言京東西淤官私瘠地五千八百餘頃乞差使臣管幹許之四月詔闢廢田興水利建立堤防修貼圩埠之類民力不給者許貸常平錢穀六月京東路體量安撫黄廉言梁山張澤兩濼十

數年來淤澱每歲泛浸近城民田乞自張澤濼下流濬至濱州可泄壅滯從之十二月壬申二府奏事語及淤田之利帝曰大河源深流長皆山川膏腴滲漉故灌溉民田可以變斥鹵而爲肥沃朕取淤土親嘗極爲潤膩二年導洛通汴六月罷沿汴淤田司十二月辛酉置提舉定州路水利司三年知濰州楊采開白浪河哲宗元祐以後朝廷方務省事水利亦浸緩矣四年二月甲辰詔瀕河州縣積水占田在任官能爲民溝畎疏導退出良田百頃至千頃以上者遞賞之功利大者取特旨四年六月乙丑知陳州胡宗愈言本州地勢卑下秋夏之間許蔡汝鄧西京及開封

諸處大雨則諸河之水並由陳州沙河蔡河同入潁河不能容受故境内瀦爲陂澤今沙河合入潁河處有古八丈溝可以開濬分決蔡河之水自爲一支由潁壽界直入于淮則沙河之水雖甚汹湧不能壅遏詔可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庚辰赦書略曰熙宗元豐中諸路專置提舉官兼領農田水利應民田堤防灌溉之利莫不脩舉近多因循廢弛慮歲久日更隳壞命典者以時檢舉推行崇寧二年三月宰臣蔡京言熙寧初修水土之政元祐例多廢弛紹復先烈當在今日如荒閑可耕瘠鹵可腴陸可爲水水可爲陸陂塘可修灌溉可復積潦可瀉圩埠可興許民

具陳利害或官爲借貸或自備工力或從官辦集如能興修依格酬奬事功顯著優與推恩從之三年十月臣僚言元豐官制水之政令詳立法之意非徒爲穿塞開導修舉目前而已凡天下水利皆在所掌在今尤急者如浙右積水比連震澤未有歸宿此最宜講明而未之及者也願推廣元豐修明水政條具以聞從之

岷江水發源處古導江今爲永康軍漢史所謂秦蜀守李冰始鑿離堆辟沫水之害是也沫水出蜀西徼外今陽山江大皂江皆爲沫水入于西川始嘉眉蜀益間夏潦洋溢必有潰暴衝决可畏之患自鑿離堆以分其勢一派南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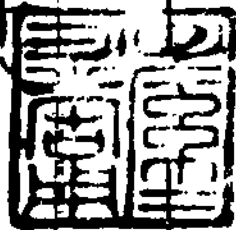
于成都以合岷江一派由永康至瀘州以合大江一派入東川而後西川沫水之害減而耕桑之利博矣皂江支流迤北曰都江口置大堰䟽北流爲三曰外應漑永康之導江成都之新繁而達于懷安之金堂東北曰三石洞漑導江與彭之九隴崇寧濛陽而達于漢之雒東南曰馬騎漑導江與彭之崇寧成都之郫溫江新都新繁成都華陽三流而下派别支分不可悉紀其大者十有四自外應而分曰保堂曰倉門自三石洞曰將軍橋曰灌田曰雒源自馬騎曰石址曰豉彘曰道溪曰東穴曰投龍曰北曰樽下曰玉徙而石渠之水則自離堆别而東與上下馬騎乾溪合

凡爲堰九曰李光曰膺村曰百丈曰石門曰廣濟曰顏上曰弱水曰濟曰導皆以隄攝北流注之東而防其決離堆之南實支流故道以竹籠石爲大隄凡七壘如象鼻狀以捍之離堆之趾舊鑱石爲水則則盈一尺至十而止水及六則流始足用過則從侍郎堰減水河泄而歸于江歲作侍郎堰必以竹爲繩自北引而南準水則第四以爲高下之度江道既分水復湍暴沙石填委多成灘磧歲暮水落築隄壅水上流春正月則役工濬治謂之穿淘元祐間差憲臣提舉守臣提督通判提轄縣各置籍凡堰高下闊狹淺深以至灌溉頃畝夫役工料及監臨官吏皆注於籍歲

終計效賞如格政和四年又因臣僚之請檢計修作不能如式以致決壞者罰亦如之大觀二年七月詔曰蜀江之利置堰漑田旱則引灌澇則疏導故無水旱然歲計修堰之費敷調於民工作之人並緣爲姦濵江之民困於騷動自今如敢妄有檢計大爲工費所剩坐贓論入己準自盜法許人告興元府褒斜谷口古有六堰澆漑民田頃畝浩瀚每春首隨食水户田畝多寡均出夫力修葺後經靖康之亂民力不足夏月暴水衝損堰身紹興二十二年利州東路帥臣楊庚奏謂若全資水户修理農忙之時恐致重困欲過夏月於見屯將兵内差不入隊人併力修治庶幾

便民從之興元府山河堰灌溉甚廣世傳為漢蕭何所作
嘉祐中提舉常平史炤奏上堰法獲降敕書刻石堰上詔
中興以來户口凋踈堰事荒廢累曾修葺旋即決壞乾道
七年遂委御前諸軍統制吴珙經理發卒萬人助役盡修
六堰濬大小渠六十五復見古跡並用水工準法修定凡
溉南鄭褒城田二十三萬餘畆昔之瘠薄今為膏腴四川
宣撫王炎表稱珙宣力最多詔書褒美焉





志卷第四十九　宋史九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河渠六 東南諸水上

開寶間議征江南詔用京西轉運使李符之策發和州丁夫及鄉兵凡數萬人鑿橫江渠於歷陽令符督其役渠成以通漕運而軍用無闕八年知瓊州李易上言州南五里有度靈塘開修渠堰溉水田三百餘頃居民賴之初楚州北山陽灣尤迅急多有沈溺之患雍熙中轉運使劉蟠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未

克而受代喬維岳繼之開河自楚州至淮陰凡六十里舟行便之天禧元年知昇州丁謂言城北有後湖往時歲旱水竭給為民田凡七十六頃出租錢數百萬蔭溉之利遂廢今欲改田除租迹舊制復治岸畔疏為塘陂以畜水使負郭無旱歲廣植蒲芡養魚鼈縱貧民漁采又明州請免濠池及慈溪鄞縣陂湖年課許民射利詔並從之二年江淮發運使賈宗言諸路歲漕自真陽入淮汴歷堰者五糧載煩於剥卸民力罷於牽挽官私船艦由此速壞今議開揚州古河繚城南接運渠毁龍舟新興茱萸三堰鑿近堰漕路

以均水勢歲省官費十數萬功利甚厚詔屯田郎中梁楚閤門祗候李居中按視以為當然明年役既成而水注新河與三堰平漕船無阻公私大便四年淮南勸農使王貫之導海州石闥堰水入漣水軍漑民田知定遠縣江澤知江陰軍崔立率民修廢塘濬古港以灌高仰之地並賜詔奬焉神宗熙寧元年十月詔杭之長安秀之杉青常之望亭三堰監護使臣並以管幹河塘繫銜常同所屬令佐廵視修固以時啓閉從提舉兩浙開修河渠胡淮之請也二年三月甲申先是凌民瞻建議廢呂城堰又即望亭堰置牐而

不用及因濬河隳敗古涇函石𥕛石磋河流壅阻百姓勞弊至是民瞻等貶降有差六年五月杭州於潛縣令郟亶言蘇州環湖地卑多水沿海地高多旱故古人治水之迹縱則有浦橫則有塘又有門堰涇瀝而棊布之今總二百六十餘所欲略循古人之法七里為一縱浦十里為一橫塘又因出土以為堤岸度用夫二十萬水治高田旱治下澤不過三年蘇之田畢治矣十一月命亶興修水利然措置乖方民多愁怨僅及一年遂罷兩浙工役又數月中書檢正沈括復言淛西涇浜淺涸當濬淛東堤防川瀆堙沒當修

請下司農貸緡募役從之仍命括相度兩浙水利九
年正月壬午劉瑾言揚州江都縣古鹽河高郵縣陳
公塘等湖天長縣白馬塘沛塘楚州寶應縣泥港射
馬港山陽縣渡塘溝龍興浦淮陰縣青州澗宿州虹
縣萬安湖小河壽州安豐縣芍陂等可興置欲令逐
路轉運司選官覆按從之元豐五年九月淮南監司
言舒州近城有大澤出灊山注北門外比者暴水漂
居民知州楊希元築捍水堤千一百五十丈置洩水
斗門二遂免渰潦入城之患並璽書獎諭六年正月
戊辰開龜山運河二月乙未告成長五十七里闊十

五丈深一丈五尺初發運使許元自淮陰開新河屬之洪澤避長淮之險凡四十九里久而淺澀熈寧四年皮公弼請復濬治起十一月壬寅盡明年正月丁酉而畢人便之至是發運使羅拯復欲自洪澤而上鑿龜山裹河以達于淮帝深然之會發運使蔣之奇入對建言上有清汴下有洪澤而風浪之險止百里淮邇歲溺公私之載不可計凡諸道轉輸涉湖行江已數千里而覆敗於此百里間良爲可惜宜自龜山蛇浦下屬洪澤鑿左肋爲複河取淮爲源不置堰牐可免風濤覆溺之患帝遣都水監丞陳祐甫經度枯

甫言往年田棐任淮南提刑嘗言開河之利其後淮陰至洪澤竟開新河獨洪澤以上未克興役今既不用牐蓄水惟隨淮面高下開深河底引淮通流形勢為便但工費浩大帝曰費雖大利亦博矣祐甫曰異時淮中歲失百七十艘若捐數年所損之費足濟此役帝曰損費尚小如人命何乃調夫十萬開治既成命之奇撰記刻石龜山後至建中靖國初之奇同知樞密院奏淮水浸淫衝刷堤岸漸成墊缺請下發運司及時修築自是歲以為常是年將作監主簿李湜言鼎澧等州宜開溝洫置斗門以便民田詔措置以

聞七年十月濬真楚運河哲宗元祐四年知潤州林希奏復呂城堰置上下牐以時啓閉其後京口瓜洲犇牛皆置牐是歲知杭州蘇軾濬茆山鹽橋二河分受江潮及西湖水造堰牐以時啓閉初杭近海患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導西湖作六井民以足用及白居易復濬西湖引水入運河復引漑田千頃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後廢而不理至是葑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運河失湖水之利取給於江潮潮水淤河泛溢闤闠三年一濬為市井大患故六井亦幾廢軾既濬二河復以餘力全六井民獲其利十二月

京東轉運司言淸河與江浙淮南諸路相通因徐州呂梁百步兩洪湍淺險惡多壞舟楫由是水手牛驢牽户盤剥人等邀阻百端商賈不行朝廷已委齊州通判滕希靖知常州晉陵縣趙竦度地勢穿鑿今若開修月河石堤上下置牐以時開閉通放舟船實為長利乞遣使監督興修從之紹聖二年詔武進丹陽丹徒縣界沿河堤岸及石𥔲石木溝並委令佐檢察修護勸誘食利人户修葺任滿稽其勤惰而賞罰之從工部之請也四年四月水部員外郎趙竦請濬十八里河令賈種民相度呂梁百步洪添移水磨詔發

字四百个

運并轉運司同視利害以聞元符元年正月知潤州王愈建言呂城牐常宜車水入澳灌注牐身以濟舟若舟岔至而力不給許量差牽駕兵卒併力為之監官任滿水無走泄者賞水未應而輙開牐者罰守貳令佐常覺察之詔可三月甲寅工部言淮南開河所開修楚州支家河導漣水與淮通賜名通漣河二年閏九月潤州京口常州犇牛澳牐畢工先是兩浙轉運判官曾孝蘊獻澳牐利害因命孝蘊提舉興修仍相度立啓閉日限之法三年二月詔蘇湖秀州凡開治運河港浦溝瀆修疊堤岸開置斗門水堰等許役

開江兵卒徽宗崇寧元年十二月置提舉淮浙澳牐司官一員掌杭州至揚州瓜州澳牐凡常潤杭秀揚州新舊等牐通治之崇寧二年初通直郎陳仲方別議濬吳松江自大通浦入海計工二百二十二萬七千有奇為緡錢糧斛十八萬三千六百乞置幹當官十員朝廷下兩浙監司詳議監司以為可行時又開青龍江役夫不勝其勞而提舉常平徐確謂三州開江兵卒千四百人使臣二人請就令護察已開之江遇潮沙淤澱隨即開淘若他役者以違制論確與監司往往被賞人以為濫十二月詔淮南開修遇明河

自真州宣化鎮江口至泗州淮河口五年畢工明年三月詔曰昨二浙水災委官調夫開江而總領無法役人暴露飲食失所疾病死亡者衆水仍為害未嘗究實按罪反蒙推賞何以厭塞百姓怨咨乃下本路提刑司體量提刑司言開濬吳松青龍江役夫五萬死者千一百六十二人費錢米十六萬九千三百四十一貫石積水至今未退於是元相度官轉運副使劉何等皆坐貶降四年正月以倉部員外郎沈延嗣提舉開修青草洞庭直河大觀元年五月中書舍人許光凝奏臣向在姑蘇徧詢民吏皆謂欲去水患莫

若開江瀆浦蓋太湖在諸郡間必導之海然後水有所歸自太湖距海有三江有諸浦能疏滌江浦除水患猶反掌耳今境內積水視去歲損二尺視前歲損四尺良由初開吳松江繼濬八浦之力也吳人謂開一江有一江之利濬一浦有一浦之利願委本路監司與諳曉水勢精彊之吏徧詣江浦詳究利害假以歲月先為之備然後興夫調役可使公無費財而歲供常足人不告勞而民食不匱是一舉而獲萬世之利也詔吳擇仁相度以聞開江之議復興矣十一月詔曰禹貢三江既導震澤底定今三江之名既失其

所水不趨海故蘇湖被患其委本路監司選擇能臣檢按古迹循導使之趨下并相度圩岸以聞於是復詔陳仲方為發運司屬官再相度蘇州積水二年八月詔常潤歲旱河淺留滯運船監司督責濬治三年兩浙監司言承詔案古迹導積水今請開淘吳松江復置十二牐其餘浦牐溝港運河之類以次增修若田被水圍勸民自行修治章下工部工部謂令所具三江或非禹迹又吳松江散漫不可開淘泄水遂命諸司再相度以聞四年八月臣僚言有司以練湖賜茅山道觀緣潤州田多高仰及運渠夾岡水淺易涸

賴湖以濟請別用天荒江漲沙田賜之仍令提舉常平官考求前人規畫修築從之十月戸部言乞如兩浙常平司奏專委守令籍古瀦水之地立堤防之限俾公私毋得侵占凡民田不近水者略倣周官遂人稻人溝防之制使合衆力而為之詔可政和元年知陳州霍端友言陳地汙下久雨則積潦害稼比疏新河八百里而去淮尚遠水不時洩請盍開二百里起西華循宛丘入項城以達于淮從之政和元年十月詔蘇湖秀三州治水剏立圩岸其工費許給越州鑑湖租賦已而升蘇州為平江府潤州為鎮江府二年

七月兵部尚書張閭言臣昨守杭州聞錢塘江自元豐六年泛溢之後潮汛往來率無寧歲而比年水勢稍改自海門過赭山即回薄巖門白石一帶北岸壞民田及鹽亭監地東西三十餘里南北二十餘里江東距仁和監止及三里北趣赤岸瓶口二十里運河正出臨平下塘西入蘇秀若失障禦恐他日數十里膏腴平陸皆潰于江下塘田廬莫能自保運河中絶有害漕運詔亟修築之四年二月工部言前太平州判官盧宗原請開修自江州至真州古來河道湮塞者凡七處以成運河入浙西一百五十里可避一千

六百里大江風濤之患又可就土興築自古江水浸沒膏腴田自三百頃至萬頃者九九所計四萬二千餘頃其三百頃以下者又過之乞依宗原任太平州判官日巳與政和圩田例召人戶自備財力興修詔沈鏻等相度措置六年閏正月知杭州李偃言湯村巖門白石等處並錢塘江通大海日受兩潮漸致侵嚙乞依六和寺岸用石砌疊乃命劉旣濟修治八月詔鎮江府傍臨大江無港澳以容舟檝三年間覆溺五百餘艘聞西有舊河可避風濤歲久湮廢宜令發運司濬治是年詔曰聞平江三十六浦內自昔置牌

隨潮啓閉歲久堙塞致積水為患其令守臣莊徽專委戸曹趙霖講究利害導歸江海依舊置牐於是發運副使應安道言凡港浦非要切者皆可徐議惟當先開崑山縣界茜涇塘等六所秀之華亭縣欲並循古法盡去諸堰各置小斗門常州鎮江府望亭鎮仍舊置牐八月詔戸曹趙霖相度役興而兩浙擾甚七年四月己未尚書省言盧宗原濬江慮成搔擾詔權罷其役趙霖別與差遣重和元年二月前發運副使柳庭俊言真楊楚泗高郵運河堤岸舊有斗門水牐等七十九座限則水勢常得其平比多損壞詔檢計

修復六月詔兩浙霖雨積水多浸民田平江尤甚由未濬港浦故也其復以趙霖為提舉常平措置救護民田振恤人戶毋令流移失所八月詔加霖直秘閣宣和元年二月臣僚言江淮荆漢間荒瘠彌望率古人一畝十鍾之地其堤閼水門溝澮之跡猶存迨絳州民吕平等詣御史臺訴乞開濬熙寧舊渠以廣浸灌願加税一等則是近世陂池之利且廢矣何暇復古哉願詔常平官有興修水利功効明白者亟以名聞特與褒除以勵能者從之八月提舉專切措置水利農田所奏浙西諸縣各有陂湖溝港涇浜湖濼自

來蓄水灌溉及通舟檝望令打量官按其地名丈尺四至並鐫之石從之三月趙霖坐增修水利不當降兩官六月詔曰趙霖興修水利能募被水艱食之民凡役工二百七十八萬二千四百有奇開一江一港四浦五十八瀆已見成績進直徽猷閣仍復所降兩官宣和二年九月以真揚等州運河淺澀委陳亨伯措置三年春詔發運副使趙億以車畎水運河限三月中三十綱到京宦者李琮言真州乃外江綱運會集要口以運河淺澀故不能速發按南岸有泄水斗門八去江不滿一里欲開斗門河身去江十丈築軟

壩引江潮入河然後倍用人工車畎以助運水從之
四月詔曰江淮漕運尚矣春秋時吳穿邗溝東北通
射陽湖西北至末口漢吳王濞開邗溝通運海陵隋
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雍熙中轉運使劉蟠以
山陽灣迅急始開沙河以避險阻天禧中發運使賈
宗始開揚州古河繚城南接運渠毀三堰以均水勢
今運河歲淺澀當詢訪故道及今河形勢與陂塘瀦
水之地講究措置悠久之利以濟不通可令發運使
陳亨伯內侍譚稹條具措置以聞六月臣僚言比緣
淮南運河水澀逾平歲禁綱舟篙工附載私物今河

水增漲其令如舊初淮南連歲旱漕運不通揚州尤甚詔中使按視欲濬運河與江淮平會兩浙有方臘之亂內侍童貫為宣撫使譚積為制置使貫欲海運陸輦積欲開一河自眙盱出宣化朝廷下發運司相度陳亨伯遣其屬向子諲視之子諲曰運河高江淮數丈自江至淮凡數百里人力難濬昔唐李吉甫廢埭置堰治陂塘泄有餘防不足漕運通流發運使曾孝蘊嚴三日一啓之制復作歸水澳惜水如金比年行直達之法走茶鹽之利且應奉權倖朝夕經由或啓或閉不暇歸水又頃毀朝宗埭自洪澤至召伯數

百里不為之節故山陽上下不通欲救其弊宜於真州太子港作一壩以復懷子河故道於瓜洲河口作一壩以復龍舟堰於海陵河口作一壩以復茱萸待賢堰使諸塘水不為瓜洲真泰三河所分於北神相近作一壩權閘滿浦牐復朝宗牐則上下無壅矣亨伯用其言是後滯舟皆通利云三年二月詔越之鑑湖明之廣德湖自措置為田下流堙塞有妨灌溉致失常賦又多為權勢所占兩州被害民以流徙宜令陳亨伯究實如租稅過重即裁為中制應妨下流灌溉者並弛以予民五年三月詔呂城至鎮江運河淺

澀狹隘監司坐視無所施設兩浙專委王復淮南專委向子諲同發運使呂淙措置車水通濟舟運四月又命王仲閎同廉訪劉仲元漕臣孟庾專往來措置常潤運河又詔東南六路諸牐啓閉有時比聞綱舟及命官妄稱專承指揮抑令非時啓版走泄河水妨滯綱運誤中都歲計其禁止之五月詔以運河淺涸官吏互執所見州縣莫知所從其令發運司提舉等官同廉訪使者參訂經久利便列奏是月臣僚言鎮江府練湖與新豐塘地理相接八百餘頃灌溉四縣民田又湖水一寸益漕河一尺其來久矣今堤岸損

缺不能貯水乞候農隙次第補葺詔本路漕臣并本
州縣官詳度利害檢計工料以聞六年九月盧宗原
復言池州大江乃上流綱運所經其東岸皆暗石多
至二十餘處西岸則沙洲廣二百餘里諺云拆船灣
言舟至此必毀拆也今東岸有車軸河口沙地四百
餘里若開通入杜湖使舟經平水徑池口可避二百
里風濤拆船之險請措置開修從之七年九月丙子
又詔宗原措置開濬江東古河自蕪湖由宣溪溧水
至鎮江渡揚子趨淮汴免六百里江行之險並從之
靖康元年三月丁卯臣僚言東南瀕江海水易泄而

多旱歷代皆有陂湖蓄水祥符慶曆間民始盜陂湖為田後復田為湖近年以來復廢為田雨則澇旱則涸民久承佃所收租稅無計可脫悉歸御前而漕司之常賦有虧民之失業無算可乞盡括東南廢湖為田者復以為湖庶幾凋瘵之民稍復故業詔相度利害聞奏八月辛丑戶部言命官在任興修農田水利依元豐賞格千頃以上該第一等轉一官下至百頃皆等第酬奬紹聖亦如之緣政和續附常平格千頃增立轉兩官減磨勘三年實為太優詔依元豐紹聖舊格

志卷第四十九

志卷第五十　宋史九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河渠七　東南諸水下

淮郡諸水紹興初以金兵蹂踐淮南猶未退師四年詔燒毀揚州灣頭港口牐泰州姜堰通州白莆堰其餘諸堰並令守臣開決焚毀務要不通敵船又詔宣撫司毀拆真陽堰牐及真州陳公塘無令走入運河以資敵用五年正月詔淮南宣撫司募民開濬瓜州至淮口運河淺澀之處乾道二年以和州守臣言開

鑿姥下河東接大江防捍敵人檢制盜賊六年淮東提舉徐子寅言淮東鹽課全仰河流通快近運河淺澀自揚州灣頭港口至鎮西山光寺前橋掇頭計四百八十五丈乞發五千餘卒開濬從之七年二月詔令淮南漕臣自洪澤至龜山淺澀之處如法開撩淳熙三年四月詔築泰州月堰以遏潮水從守臣張子正請也八年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趙伯昌言通州楚州沿海舊有捍海堰東距大海北接鹽城袤一百四十二里始自唐黜陟使李承實所建遮護民田屏蔽鹽竈其功甚大歷時既久頹圮不存至本朝天

聖改元范仲淹爲泰州西溪鹽官日風潮泛溢渰沒田産毀壞亭竈有請于朝調四萬餘夫修築三旬畢工遂使海瀕沮洳潟鹵之地化爲良田民得奠居至今賴之自後寖失修治纔遇風潮怒盛即有衝决之患自宣和紹興以來屢被其害阡陌洗蕩廬舍漂流人畜喪亡不可勝數每一修築必請朝廷大興工役然後可辦望令淮東常平茶鹽司今後捍海堰如有塌損隨時修葺務要堅固可以經久從之九年淮南漕臣錢冲之言真州之東二十里有陳公塘乃漢陳登濬源爲塘用救旱飢大中祥符間江淮制置發運

置司真州歲藉此塘灌注長河流通漕運其塘周回百里東西北三面倚山為岸其南帶東則係前人築疊成堤以受啓閉廢壞歲久見有古来基趾可以修築為旱乾漑田之備凡諸場塩綱糧食漕運使命往還舟艦皆仰之以通濟其利甚博本司自發卒貼築周回塘岸建置斗門石䃮各一所乞於揚子縣尉階銜内帶兼主管陳公塘六字或有損壞隨時補築庶幾久遠責有所歸十二年和州守臣請於千秋澗置斗門以防麻澧湖水洩入大江遇歲旱灌漑田疇實為民利十四年揚州守臣熊飛言揚州運河惟藉瓜

州真州兩牐潴積令河水走泄縁瓜州上中二牐久不修治獨潮牐一坐轉運提鹽及本州共行修整然迫近江潮水勢衝激易致損壞真州二牐亦復損漏令有司葺理上下二牐以防走泄從之紹熙五年淮東提舉陳損之言高郵楚州之間陂湖渺漫茭葑彌滿宜剏立堤堰以爲潴泄庶幾水不至於泛溢旱不至於乾涸乞興築自揚州江都縣至楚州淮陰縣三百六十里又自高郵興化至鹽城縣二百四十里其隄岸傍開一新河以通舟船仍存舊堤以捍風浪栽柳十餘萬株數年後隄岸亦牢其木亦可備修補之

用兼揚州墟鎮舊有隄牐乃泰州泄水之處其牐壞久亦於此剏立斗門西引盱眙天長以來衆湖之水起自揚州江都經由高郵及楚州寶應山陽北至淮陰西達于淮又自高郵入興化東至鹽城而極於海又泰州海陵南至揚州泰興而徹于江共爲石磋十三斗門七乞以紹熙堰爲名鐫諸堅石淮田多沮洳因損之築隄捍之得良田數百萬頃奏聞除直秘閣淮東轉運判官

淛江通大海日受兩潮梁開平中錢武肅王始築捍海塘在候潮門外潮水晝夜衝激版築不就因命彊

弩數百以射潮頭又致禱胥山祠既而潮避錢塘東擊西陵遂造竹器積巨石植以大木堤岸既固民居乃奠逮宋大中祥符五年杭州言淛江擊西北岸益壞稍逼州城居民危之即遣使者同知杭州戚綸轉運使陳堯佐畫防捍之策綸等因率兵力籍梢楗以護其衝七年綸等既罷去發運使李溥内供奉官盧守懃經度以爲非便請復用錢氏舊法實石於竹籠倚疊爲岸固以樁木環亘可七里斬材役工凡數百萬踰年乃成而鈎末壁立以捍潮勢雖湍湧數丈不能爲害至景祐中以淛江石塘積久不治人患墊溺

工部郎中張夏出使因置捍江兵士五指揮專採石修塘隨損隨治衆賴以安邦人爲之立祠朝廷嘉其功封寧江侯及高宗紹興末以錢塘石岸毀裂潮水漂漲民不安居令轉運司同臨安府修築孝宗乾道九年錢塘廟子灣一帶石岸復毀於怒潮詔令臨安府築填江岸增砌石塘淳熙改元復令有司自今江岸衝損以乾道修治爲法理宗寶祐二年十二月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陳大方言江潮侵齧堤岸乞戒飭殿步兩司帥臣同天府守臣措置修築留心任責或有潰决坐有攸歸三年十一月監察御史兼崇

政殿說書李衢言國家駐蹕錢塘今踰十紀惟是浙江東接海門胥濤澎湃稍越故道則衝齧堤岸蕩析民居前後不知其幾慶曆中造捍江五指揮兵士每指揮以四百人爲額今所管纔三百人乞下臨安府拘收不許占破及從本府收買樁石沿江置塲樁管不得移易他用仍選武臣一人習於修江者隨其資格或以副將或以路分鈐轄繫銜專一鈐束修江軍兵值有摧損隨即脩補或不勝任以致江潮衝損堤岸即與責罰

臨安西湖周回三十里源出於武林泉錢氏有國始

置撩湖兵士千人專一開濬至宋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元祐中知杭州蘇軾奏謂杭之為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待此而食今湖狹水淺六井盡壞若二十年後盡為葑田則舉城之人復飲鹹水其勢必耗散又放水溉田瀕湖千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間茭菱穀米所獲不貲又西湖深闊則運河可以取足於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足於江湖潮之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載輒調兵夫十餘萬開

濬又天下酒官之盛如杭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漸淺狹少不應溝則當勞人遠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工因請降度牒減價出賣募民開治禁自今不得請射侵占種植及臠葑為界以新舊菱蕩課利錢送錢塘縣收掌謂之開湖司公使庫以備逐年雇人開葑撩淺縣尉以管勾開湖司公事蘇軾既開湖因積葑草為堤相去數里橫跨南北兩山夾道植柳林希榜曰蘇公堤行人便之因為軾立祠堤上紹興九年以張澄奏請命臨安府招置廂軍兵士二百人委錢塘縣尉兼領其事專一濬湖若

包占種田沃以糞土重實于法十九年守臣湯鵬舉
奏請重開乾道五年守臣周淙言西湖水面唯務深
闊不容填溢并引入城内諸井一城汲用尤在涓潔
舊招軍士止有三十餘人今宜增置撩湖軍兵以百
人爲額專一開撩或有種植茭菱因而包占增疊堤
岸坐以違制二十九年臨安守臣言西湖冒佃侵多葑
茭蔓延西南一帶已成平陸而瀕湖之民每以葑草
圍裹種植荷花駸駸不已恐數十年後西湖遂廢將
如越之鑑湖不可復矣乞一切芟除務令净盡禁約
居民不得再有圍裹從之

臨安運河在城中者日納潮水沙泥渾濁一汛一淤比屋之民委棄草壤因循塡塞元祐中守臣蘇軾奏謂熙寧中通判杭州時父老皆云苦運河淤塞率三五年常一開濬不獨勞役兵民而運河自州前至北郭穿闤闠中蓋十四五里每將興工市肆洶動公私騷然自胥吏壕砦兵級等皆能恐喝人戶或云當於某處置土某處過泥水則居者皆有失業之憂既得重賂又轉而之他及工役既畢則房廊邸舍作踐狼籍園圃隙地例成丘阜積雨蕩濯復入河中居民患厭未易悉數若三五年失開則公私壅滯以尺寸水

行數百斛舟人牛力盡趖步千里雖監司使命有數日不能出郭者詢其所以頻開屢塞之由皆云龍山渐江兩閘泥沙渾濁積日稍久便及四五尺其勢當然不足恠也尋刻刷捍江兵士及諸色厢軍得一千人七月之間開濬茆山鹽橋二河各十餘里皆有水八尺自是公私舟船通利三十年以來開河未有若此深快者然潮水日至淤塞猶昔則三五年間前功復棄今於鈐轄司前置一牐每遇潮上則暫閉此牐候潮平水清復開則河過闤闠中者永無潮水淤塞開淘騷擾之患詔從其請民甚便之紹興三年十一

月宰臣奏開修運河淺澀帝曰可發旁郡廂軍壯城捍江之兵至於廩給之費則不當吝宰臣朱勝非等曰開河非今急務而餽餉艱難爲害甚大時方盛寒役者良苦臨流居人侵塞河道者悉當遷避至於畚牐所經沙泥所積當預空其處則居人及富家以僦屋取貲者皆非便恐議者以爲言帝曰禹卑宮室而盡力於溝洫浮言何恤焉八年又命守臣張澄發廂軍壯城兵千人開濬運河堙塞以通往來舟楫隆興二年守臣吳芾言城裏運河先已措置北梅家橋仁和倉斜橋三所作壩取西湖六處水口通流灌入府

河積水至望仙橋以南至都亭驛一帶河道地勢自
昔髙峻今欲先於望仙橋城外保安牐兩頭作壩却
於竹車門河南開掘水道車戽運水引入保安門通
流入城遂自望仙橋以南開至都亭驛橋可以通徹
積水以備緩急計用工四萬從之乾道三年六月知
荆南府王炎言臨安居民繁夥河港堙塞雖屢開導
緣裁減工費不能迄功臣嘗措置開河錢十萬緡乞
候農暇特詔有司用此專充開河支費庶幾河渠復
通公私為利上俞其請四年守臣周淙出公帑錢招
集游民開濬城内外河跡通洂塞人以治辦稱之淳

熙二年兩浙漕臣趙磻老言臨安府長安牐至許村巡檢司一帶漕河淺澀請出錢米發兩岸人戶出力開濬又言欲於通江橋置板牐遇城中河水淺涸啓板納潮繼即下板固護水勢不得通舟若河水不乏即收牐板聽舟楫往還為便七年守臣吳淵言萬松嶺兩旁古渠多被權勢及百司公吏之家造屋侵占及內砦前石橋都亭驛橋南北河道居民多抛糞土瓦礫以致填塞流水不通令欲分委兩通判監督地分廂巡逐時點檢勿令侵占并抛颺糞土秩滿若不淤塞各減一年磨勘違展一年以示勸懲十四年七

月不雨臣僚言竊見奉口至北新橋三十六里斷港絶潢莫此爲甚今宜開濬使通客船以平穀直從之鹽官海水嘉定十二年臣僚言鹽官去海三十餘里舊無海患縣以鹽竈頗盛課利易登去歲海水泛漲湍激橫衝沙岸每一潰裂常數十丈日復一日浸入鹵地蘆洲港瀆蕩爲一壑今闡潮勢深入逼近居民萬一春水驟漲怒濤奔湧海風佐之則呼吸蕩出百里之民寧不俱葬魚腹乎况京畿赤縣密邇都城内有二十五里塘直通長安牐上徹臨平下接崇德漕運往來客船絡繹兩岸田畝無非決壞若海水徑入

于塘不惟民田有鹹水渰沒之患而裏河堤岸亦将
有潰裂之憂乞下浙西諸司條具築捺之策務使捍
堤堅壯土脉充實不爲怒潮所衝從之十五年都省
言鹽官縣海塘衝决命浙西提舉劉垕專任其事既
而垕言縣東接海鹽西距仁和北抵崇德德清境連
平江嘉興湖州南瀕大海元與縣治相去四十餘里
數年以来水失故道早晚兩潮奔衝向北遂致縣南
四十餘里盡淪爲海近縣之南元有捍海古塘亘二
十里今東西兩段並已淪毀侵入縣兩旁又各三四
里止存中間古塘十餘里萬一水勢衝激不已不惟

鹽官一縣不可復存而向北地勢卑下所慮鹹流入蘇秀湖三州等處則田畝不可種植大爲利害詳今日之患大槩有二一曰陸地淪毁二曰鹹潮泛溢陸地淪毁者固無力可施鹹潮泛溢者乃因捍海古塘衝損遇大潮必盤越流注北向宜築土塘以捍鹹潮所築塘基址南北各有兩處在縣東近南則爲六十里鹹塘近北則爲袁花塘在縣西近南亦曰鹹塘近北則爲淡塘亦嘗驗兩處土色虛實則袁花塘淡塘差勝鹹塘且各近裏未至與海潮爲敵勢當東就袁花塘西就淡塘修築則可 以禦縣東鹹潮盤溢之患

其縣西一帶淡塘連縣治左右共五十餘里合先修築兼縣南去海一里餘幸而古塘尚存縣治民居盡在其中未可棄之度外今將見管樁石就古塘稍加工築疊一里許為防護縣治之計其縣東民戶日築六十里鹹塘萬一又為海潮衝損當計用樁木脩築袤花塘以捍之上以為然

明州水紹興五年明州守臣李光奏明越陂湖專溉農田自慶曆中始有盜湖為田者三司使切責漕臣嚴立法禁宣和以來王仲嶷守越樓异守明𠘧為應奉始廢湖為田自是歲有水旱之患乞行廢罷盡復

爲湖如江東西之圩田蘇秀之圍田皆當講究興復
詔逐路轉運司相度聞奏乾道五年守臣張津言東
錢湖容受七十二溪方圓廣闊八百頃傍山爲固疊
石爲塘八十里自唐天寶三年縣令陸南金開廣之
國朝天禧元年郡守李夷庚重脩之中有四牐七堰
凡遇旱涸開牐放水溉田五十萬畝比因豪民於湖
塘淺岸漸次包占種植菱荷障塞湖水紹興十八年
雖曾檢舉約束盡罷請佃歲久菱根蔓延滲塞水脉
致妨蓄水兼塘岸間有低塌處若不淘濬修築不惟
寖失水利兼恐塘埂相繼摧毀乞候農隙趂時開鑿

因得土修治埂岸實為兩便從之

鄞縣水嘉定十四年慶元府言鄞縣水自四明諸山溪澗會至他山置堰小涇下江入河所入上河之水專溉民田其利甚博比因淤塞堰上山觜少有溪水流入上河自春徂夏不雨今官吏發卒開淘沙觜及濬港汊又於堰上壘疊沙石逼使溪流盡入上河其他山水入府城南門一帶有碶牐三所曰烏金曰積瀆曰行春烏金碶又名上水碶昔因倒損遂捺為壩以致淤沙在河或遇溪流聚湧時復衝倒所捺壩走泄水源行春橋又名南石碶碶面石板之下歲久損

壞空虛每受潮水演溢奔突出於石縫以致鹹潮衮入上河其縣東管有道士堰至白鶴橋一帶河港堙塞又有朱頼堰與行春等碶相連堰下江流通徹大海今春闕雨上河乾淺堰身塌損以致鹹潮透入上河使農民不敢車注溉田乞修砌上水烏金諸處壩堰仍選清彊能幹職官專一提督

潤州水紹興七年兩浙轉運使向子諲言鎮江府吕城夾岡形勢高仰因春夏不雨官漕艱勤尋遣官屬李潤詢究練湖本末始知此湖在唐永泰間已廢而復興今堤岸弛禁致有侵佃冒决故湖水不能瀦蓄

舟楫不通公私告病若夏秋霖潦則丹陽金壇延陵一帶良田亦被渰沒臣已令丹陽知縣朱穆等增置二斗門一石䃮及修補隄防盡復舊蹟庶爲永久之利乾道七年以臣僚言丹陽練湖幅員四十里納長山諸水漕渠資之故古語云湖水寸渠水尺在唐之禁甚嚴盜決者罪比殺人本朝寖緩其禁以惠民然修築嚴甚春夏多雨之際瀦蓄盈滿雖秋無雨漕渠或淺但泄湖水一寸則爲河一尺矣兵變以後多廢不治堤岸圮闕不能貯水彊家因而專利耕以爲田遂致淤澱歲月既久其害滋廣望責長吏濬治堙塞

立爲盜决侵耕之法著於令庶幾練湖漸復其舊民田獲灌溉之利漕渠無淺涸之患詔兩浙漕臣沈度專一措置修築慶元五年兩浙轉運浙西提舉言以鎮江府守臣重修呂城兩牐畢再造一新牐以固隄防庶爲便利從之

浙西運河自臨安府北郭務至鎮江江口牐六百四十一里淳熙七年帝因輔臣奏金使往來事曰運河有淺狹處可令守臣以漸開濬庶不擾民至十一年冬臣僚言運河之濬自北關至秀州杉青各有牐堰自可瀦水惟沿河上塘有小堰數處積久低陷無以

防遏水勢當以時加修治兼沿河下岸涇港極多其水入長水塘海鹽塘華亭塘由六里堰下私港散漫悉入江湖以私港深運河淺也若修固運河下岸一帶涇港自無走泄又自秀州杉青至平江府盤門在太湖之際與湖水相連而平江閶門至常州有楓橋許墅烏角溪新安溪將軍堰亦各通太湖如遇西風湖水由港而入皆不必濬惟無錫五瀉牐損壞累年常是開堰徹底放舟更江陰軍河港勢低水易走泄若從舊修築不獨瀦水可以通舟而無錫晉陵間所有楊湖亦當積水而四傍田畝皆無旱暵之患獨自

常州至丹陽縣地勢髙仰雖有犇牛吕城二牐别無
湖港瀦水自丹陽至鎭江地形尤髙雖有練湖緣湖
水日淺不能濟逺兩晴未幾便覺乾涸運河淺狹莫
此爲甚所當先濬上以爲然至嘉定間臣僚又言國
家駐蹕錢塘綱運糧餉仰給諸道所繫不輕水運之
程自大江而下至鎭江則入牐經行運河如履平地
川廣巨艦直抵都城盖甚便也比年以來鎭江牐口
河道淤塞不復通舟乞令漕臣同淮東總領及本府
守臣公共措置開撩
越州水鑑湖之廣周廻三百五十八里環山三十六

源自漢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始築塘漑田九千餘頃至宋初八百年間民受其利歲月寖遠濬治不時日久堙廢瀕湖之民侵耕爲田熙寧中盜爲田九百餘頃嘗遣廬州觀察推官江衍經度其宜凡爲湖田者兩存之立碑石爲界內者爲田外者爲湖政和末爲郡守者務爲進奉之計遂廢湖爲田賦輸京師自時姦民私占爲田益衆湖之存者亡幾矣紹興二十九年十月帝諭樞密院事王綸曰往年宰執嘗欲盡乾鑑湖云可得十萬斛米朕謂若遇歲旱無湖水引灌則所損未必不過之凡事須遠慮可也隆興元

年紹興府守臣吴芾言鑑湖自江衍所立碑石之外
今為民田者又一百六十五頃湖盡堙廢今欲發四
百九十萬工於農隙接續開鑿又移壯城百人以備撩
漉濬治差彊幹使臣一人以巡轄鑑湖隄岸為名二
年芾又言修鑑湖全藉斗門堰牐蓄水都泗堰牐尤
為要害凡遇綱運及監司使命舟船經過堰兵避免
車拽必欲開牐通放以致啓閉無時失泄湖水且都
泗堰因高麗使往來宣和間方置牐今乞廢罷其後
芾為刑部侍郎復奏自開鑑湖溉廢田二百七十頃
復湖之舊又修治斗門堰牐十三所夏秋以来時雨

雖多亦無泛溢之患民田九千餘頃悉獲倍收其為利較然可見乞將江衍原立禁牌別定界至則隄岸自然牢固永無盜決之虞紹興初高宗次越以上虞縣梁湖堰東運河淺澁令發六千五百餘工委本縣令佐監督濬治既而都省言餘姚縣境內運河淺澁壩牐隳壞阻滯綱運遂命漕臣發一萬七千餘卒自都泗堰至曹娥塔橋開撩河身夾塘詔漕司給錢米蕭山縣西興鎮通江兩牐近為江沙壅塞舟楫不通乾道三年守臣言募人自西興至大江疏沙河二十里并濬牐裏運河十三里通便綱運民旅皆利復恐

潮水不定復有塡淤且通江六堰綱運至多宜置注指使一人專以開撩西興沙河繫街及發捍江兵士五十名專充開撩沙浦不得雜役仍從本府起立營屋居之

常州水隆興二年常州守臣劉唐稽言申利二港上自運河發流經營回復至下流析爲二道一自利港一自申港以達于江緣江口每日潮汐帶沙塡塞上流游泥淤積流沺不通而申港又以江陰軍釘立標楬拘攔稅船每潮來則沙泥爲木標所壅淤塞益甚今若相度開此二河但下流申利二港並隸江陰軍

若議定深闊丈尺各於本界開淘庶協力皆辦又孟瀆一港在犇牛鎮西唐孟簡所開并宜興縣界沿湖舊百瀆皆通宜興之水藉以疏洩近歲阻於吳江石塘流行不快而沿湖河港所謂百瀆存者無幾今若開通委為公私之便至乾道二年以漕臣姜詵等請造蔡涇牐及開申港上流橫石次濬利港以洩水勢六年三月又命兩浙運副劉敏士浙西提舉芮輝於新涇塘置牐堰以捍海潮楊家港東開河置牐通行鹽船仍差牐官一人兵級十五人以時啟閉挑撩五月又以兩浙轉運司并常州守臣言填築五瀉上下

兩牐及修築牐裏堤岸仍於郭瀆港口舜郎廟側水聚會處築捺硬壩以防走泄運水委無錫知縣主掌鑰匣遇水深六尺方許開牐通放客舟淳熙五年以漕臣陳峴言於十月募工開濬無錫縣以西橫林小井及犇牛呂城一帶地高水淺之處以通漕舟九年知常州章冲奏常州東北曰深港利港黃田港夏港五斗港其西曰竈子港孟瀆泰伯瀆烈塘江陰之東曰趙港白沙港石頭港陳港蔡港私港令節港皆古人開導以為溉田無窮之利者也今所在堙塞不能灌溉臣嘗講求其說抑欲不勞民不費財而漕渠旱

不乾水不溢用力省而見功速可以爲悠久之利者在州之西南曰白鶴溪自金壇縣洮湖而下今淺狹特七十餘里若用工濬治則漕渠一帶無乾涸之患其南曰西蠡河自宜興太湖而下止開濬二十餘里若更令深遠則太湖水來漕渠一百七十餘里可免濬治之擾至若望亭堰牐置於唐之至德而徹於本朝之嘉祐至元祐七年復置未幾又毀之臣謂設此堰牐有三利焉陽羨諸瀆之水奔趨而下有以節之則當潦歲平江三邑必無下流淤溢之患一也自常州至望亭一百三十五里運河一有所節則沿河之

田旱歲資以灌溉二也每歲冬春之交重綱及使命往來多苦淺涸今啓閉以時足通舟楫後免車畝灌注之勞三也詔令相度開濬嘉泰元年守臣李玨言州境北邉楊子大江南並太湖東連震澤西據𣶏湖而漕渠界乎其間漕渠兩傍曰白鶴溪西蠡河南戚氏北戚氏直湖州港通于二湖曰利浦孟瀆烈塘横河五瀉諸港通于大江而中間又各自為支溝斷汊曲繞參錯不以數計水利之源多於他郡而常苦易旱之患何哉臣嘗詢訪其故漕渠東起望亭西上呂城一百八十餘里形勢西高東下加以歲久淺淤自

河岸至底其深不滿四五尺常年春雨連綿江湖泛
漲之時河流忽盈驟減連歲雨澤愆闕江湖退縮渠
形尤亢間雖得雨水無所受旋即走泄南入于湖北
歸大江東徑注于吳江晴未旬日又復乾涸此其易
旱一也至若兩傍諸港如白鶴溪西蠡河直湖烈塘
五瀉堰日為沙土淤漲遇潮高水泛之時尚可通行
舟楫若值小汐久晴則俱不能通應自餘支溝別港
皆已堙塞故雖有江湖之浸不見其利此其易旱二
也況漕渠一帶綱運於是經由使客于此往返每遇
水澀綱運便阻一入冬月津送使客作堨車水科役

百姓不堪其擾豈特溉田缺事而已望委轉運提舉常平官同本州相視漕渠并徹江湖之處如法濬治盡還昔人遺跡及於望亭修建上下二牐固護水源從之

昇州水乾道五年建康守臣張孝祥言秦淮之水流入府城別爲兩派正河自鎮淮新橋直注大江其爲青溪自天津橋出柵砦門亦入於江緣柵砦門地近爲有力者所得遂築斷青溪水口剏爲花圃每水流暴至則泛溢浸蕩城內居民尤被其害若訪古而求使青溪直道大江則建康永無水患矣既而汪澈奏

於西園依異時河道開濬使水通栅門入從之先是
孝祥又言秦淮水三源一自華山由句容一自廬山
由溧水一自溧水由赤山湖至府城東南合而為一
縈廻綿亘三百餘里溪港溝澮之水盡歸焉流上水
門由府城入大江舊上下水門展闊自兵變後砌疊
稍狹雖便於一時防守實遏水源流通不快兼兩岸
居民填築河岸添造屋宇若禁民不許侵占秦淮既
復故道則水不泛溢矣又府東門號陳二渡有順聖
河正分秦淮之水每遇春夏天雨連綿上源奔湧則
分一派之水自南門外直入於江故秦淮無泛濫之

患今一半淤塞爲田水流不通若不惜數畝之田跡導之以復古跡則其利尤倍其後汪澈言水潦之害大抵縁建康地勢稍低秦淮既泛又大江湍漲其勢溢溢非由水門窄狹居民侵築所致且上水門砌疊處正不可闊闊則春水入城益多自今指定上下水門砌疊處不動夾河居民之屋亦不毀除止去兩岸積壞使河流通快況城中繫行宫東南王方不宜開鑿從之嘉定五年守臣黄度言府境北據大江是爲天險上自采石下達瓜步千有餘里共置六渡一曰烈山渡籍于常平司歲有河渡錢額五曰南浦渡龍

灣渡東陽渡大城堽渡岡沙渡籍于府司亦有河渡錢額六渡歲爲錢萬餘緡歷時最久舟楫廢壞官吏篙工初無廩給民始病濟而官漫不省遂至姦豪冒法別置私渡左右旁午由是官渡濟者絕少乃聽吏卒苛取以充課徒手者猶憚往來而車檐牛馬幾不敢行甚者扼之中流以邀索錢物竊以爲南北津渡務在利涉不容簡忽而但求征課臣已爲之繕治舟艦選募篙梢使遠處巡檢兼監渡官於諸渡月解錢則例量江面闊狹計物貨重輕斟酌裁減率三之一或四之一自人車牛馬皆有定數雕牓約束不得過

收邀阻乞覓梟一歳之入除烈山渡常平錢如額解送其餘諸渡以二分充修船之費而以其餘給官吏篙梢水手食錢令監渡官逐月照數支散有餘則解送府司然後盡絶私渡不使姦民踰禁從之

秀州水秀州境内有四湖一曰柘湖二曰澱山湖三曰當湖四曰陳湖東南則柘湖自金山浦小官浦入于海西南則澱山湖自蘆瀝浦入于海西北則陳湖自大姚港朱里浦入于吳松江其南則當湖自月河南浦口澉浦口亦達于海支港相貫乾道二年守臣孫大雅奏請於諸港浦分作牐或斗門及漲涇堰兩

捌築月河置一閘其兩柱金口基址並以石爲之啓閉以時民賴其利十三年兩浙轉運副使張叔獻言華亭東南枕海西連太湖北接松江江北復控大海地形東南最髙西北稍下柘湖十有八港正在其南故古來築堰以禦鹹潮元祐中於新涇塘置閘後因沙淤廢毀今除十五處築堰及置石磋外獨有新涇塘招賢港徐浦塘三處見有鹹潮奔衝渰塞民田今依新涇塘置閘一所又於兩旁貼築鹹塘以防海潮透入民田其相近徐浦塘元係小派自合築堰又欲於招賢港更置一石磋兼楊湖歲久今稍淺澱自當

開濬上曰此牌須當爲之方今邊事寧息惟當以民事爲急民事以農爲重朕觀漢文帝詔書多爲農而下令置牌其利久遠不可憚一時之勞十五年以兩浙路轉運判官吳㟁奏請命浙西常平司措置錢穀勸諭人戶於農隙併力開濬華亭等處沿海三十六浦堙塞決泄水勢爲永久利乾道七年秀州守臣丘崈奏華亭縣東南大海古有十八堰捍禦鹹潮其十七久皆捺斷不通裏河獨有新涇塘一所不曾築捺海水往來遂害一縣民田緣新涇舊堰迫近大海潮勢湍急其港面闊難以施工設或築捺決不經久運

港在涇塘向裏二十里比之新涇水勢稍緩若就此
築堰决可永久堰外凡管民田皆無鹹潮之害其運
港止可捺堰不可置牐不惟瀕海土性虛燥難以建
置兼一日兩潮通放鹽運不減數十百艘先後不齊
比至通放盡絶勢必晝夜啓而不閉則鹹潮無緣斷
絶運港堰外別有港汊大小十六亦合興脩從之八
年宗又言興築捍海塘堰今已畢工地理闊遠全藉
人力固護乞令本縣知佐兼帶主管塘堰職事繫銜
秩滿視有無損壞以為殿最仍令巡尉據地分巡察
詔特轉丘宗左承議郎令所築華亭捍海塘堰趂時

栽種蘆葦不許樵採九年又命華亭縣作監牐官招收土軍五十人巡邏堤堰專一禁戢將卑薄處時加修捺令知縣縣尉並帶主管堰事則上下協心不致廢壞淳熙九年又命守臣趙善悉發一萬工修治海鹽縣常豐牐及八十一堰埧務令高牢以固護水勢遇旱可以瀦積十年以浙西提舉司言命秀州發卒濬治華亭鄉魚祈塘使接松江太湖之水遇旱即開西牐堰放水入泖湖為一縣之利

蘇州水乾道初平江守臣沈度兩浙漕臣陳彌作言疏濬崐山常熟縣界白茆等十浦約用三百萬餘工

其所開港浦並通徹大海遇潮則海內細沙隨泛以入潮退則沙泥沉墜漸致淤塞今依舊招置闕額開江兵卒次第開濬不數月諸浦可以漸次通徹又用兵卒駕船遇潮退摇蕩隨之常使沙泥隨潮退落不致停積實為久利從之淳熙元年詔平江府守臣與許浦駐劄戚世明同置措開濬許浦港三旬訖工

黄巖縣水淳熙十二年浙東提舉勾昌泰言黄巖縣舊有官河自縣前至溫嶺凡九十里其支流九百三十六處皆以溉田元有五牐久廢不修今欲建一牐約費二萬餘緡乞詔兩浙運司於窠名錢內支撥明

年六月昌泰復言黄巖縣東地名東浦紹興中開鑿
置常豐牐名爲决水入江其實縣道欲令舟船取徑
通過每船納錢以充官費一日兩潮一潮一淤纔遇
旱乾更無灌溉之備已將此牐築爲平陸乞戒自今
永不得開鑿放入江湖庶絶後患
荆襄諸水紹興二十八年監察御史都民望言荆南
江陵縣東三十里沿江北岸古隄一處地名黄潭建
炎間邑官開决放入江水設以爲險阻以禦盜既而
夏潦漲溢荆南復州千餘里皆被其害去年因民訴
始塞之乞令知縣遇農隙隨力修補勿致損壞從之

淳熙八年襄陽府守郭杲言本府有木渠在中廬縣界擁鄢水東流四十五里入宜城縣後漢南郡太守王寵嘗鑿之以引蠻水謂之木里溝可溉田六千餘頃歲久堙塞乞行脩治既而杲又脩護城隄以捍江流繼築救生堤為二牐一通于江一達于濠當水涸時導之入濠水漲時放之于江自是水雖至隄無湍悍泛溢之患焉十年五月詔疏木渠以渠傍地為屯田尋詔民間侵耕者就給之毋復取慶元二年襄陽守臣程九萬言募工脩作鄧城永豐堰可防金兵衝突之患且為農田灌溉之利三年臣僚言江陵府

去城十餘里有沙市鎮據水陸之衝熙寧中鄭獬作守始築長隄捍水緣地本沙渚當蜀江下流每遇漲潦奔衝沙水相蕩摧圮動輙數十丈見存民屋岌岌危懼乞下江陵府同駐劄副都統制司發卒脩築庶幾遠民安堵免被墊溺從之

廣西水靈渠源即離水在桂州興安縣之北經縣郭而南其初乃秦史禄所鑿以下兵於南越者至漢歸義侯嚴出零陵離水即此渠也馬伏波南征之師饟道亦出於此唐寶曆初觀察使李渤立斗門以通漕舟宋初計使邊詡始脩之嘉祐四年提刑李師中領

河渠事重關發近縣夫千四百人作三十四日乃成紹興二十九年臣僚言廣西舊有靈渠抵接全州大江其渠近百餘里自靜江府經靈川興安兩縣昔年並令兩知縣繫銜兼管靈渠遇堙塞以時疏導秩滿無闕例減舉員兵興以來縣道苟且不加之意吏部差注亦不復繫銜渠日淺澀不勝重載乞令廣西轉運司措置脩復俾通漕運仍俾兩邑令繫銜兼管務要脩治從之

志卷第五十

宋史

二七

